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二五年四月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pril 2025



佛手與佛手樹／阿黛

- 散文詩專頁
- 傑弗里·賴特詩選譯輯
- 約翰·貝傑曼逝世40週年紀念譯
- 幸福的時光就是記憶摩擦中
- 詩可以稱為詩歌嗎？

207

<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目錄

No.207

目錄 封面裡 · 編輯筆記 封底裡

散文詩專頁

- 秋原 花言草語 3
方壯霆 兩個世界 3
伊沙 猛醒、她帶來窗明、閱卷記 4
洪君植 最後一夜、溫柔是獵物 4
左右 火把 4
陳聯松 Fountaingrove 的蟲鳴 5
古渡 桌山鳥瞰羅本島 5
秋子 致枯木 Z 君 5
北城 一封舊信 5
方明 雨咽 6
余問耕 呂不韋傳奇 6
李新峰 塵埃記、鄉野片段 6
陳銘華 荒誕劇 15、17、18、19 7
杜文輝 一隻鳥在我前面叫、采耳、雜技 7
郭揮 母語 7

詩創作

- 嚴力 飢餓、真累 8
陳波來 真誠、芸娘、雕刻者 8
仲秋 自由落體 8
李雲楓 戰爭 9
何曲強 大雪 9
吳守鋼 晚霞、雨前 9
北塔 飛蛾死於撲火嗎？、帽子 10
包光潛 懷君屬秋夜 三首 10
安心 打撈 10
向明 閑人與賢人 11
魏鵬展 跑道上，你在回憶起跑的姿勢 11
老哈 船兒，碗兒，鞋兒 11
程峰 銀杏裡 11
遠方 隕石 12
第一閑人 AI 比我虛偽多了 12
古松 北九龍法庭的前世今生 12
于中 二月 12
蘇拉 虛無、靈山 13
夏露 懷念聖塔莫妮卡海灘 13
水央 櫻桃季、鬼屋 13
王性初 我的陽光是我的影子、錯過 14
陳韶華 鏡子的兩面、幸運的牛蛙 14
李斐 空題 14
李國七 想你 15

- 楊河山 白色雪原 三首 15
程愛國 鏡中蝶、舊物 15
桑克 掩護秘密的秘密小雪 16
姜天 橋樑的虛偽 16
雷默 春分 16
馮晏 何止…… 17
圖雅 失眠、寒冬、假的好 17
游若昕 習慣、她在叢中笑 17
達文 十二月、漫遊者、凱旋門 18
宋逃 一切的承諾 18
應風雁 飄過太平洋、嘉明湖 18
林煥彰 天上有多大的魚、移動的小詩 19
許露麟 刺青 19
夢楚原 早春夜行、立春隨想 19
輕鳴 翼龍 二首 20
魯鳴 分庭抗禮 20
喬成 秋殘 20
項美靜 我與平行世界的我一夢之隔 21
玉文 喝咖啡 21
潘莉 松鼠過街 21
和子 建築魔頭扎哈·哈迪德 二首 22
鄭靖 立冬京華盛夏夢 22
琉璃 春天的聲音、我的時間 22
冬夢 這個春天從來不缺雨 五首 23
高潤清 沒有弦高的國家 23
衛明 五月聖何西、戰爭紀念廣場 24
林啟 暗野、外望、正月初五 24
殷剛 歡愉、春夜煮茶與花對視 24
非馬 雙語詩兩首 25

翻譯·評介

- 馬永波 傑弗里·賴特詩選譯 ① 25
桑克 南希·塔卡奇詩選譯 ⑥ 27
岩子 母狐◎肯尼斯·帕欽 27
朱良 母狐與士兵 27
胡珈誠 約翰·貝傑曼逝世 40 週年 28
童蔚 幸福的時光就是記憶摩擦中 29
阿黛 夢誕於荒 30
孟樊 閱讀方明的幾個關鍵詞 31
鄭建青 微感——讀《荒誕集》 33
段躍初 詩可以稱為詩歌嗎？ 34

詩訊

封底裡

顧問

非馬 (芝加哥)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夢 (香港)
謝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灣)
余問耕 (越南)
王性初 (三藩市)
陳聯松 (北加)
王鍵 (北京)
水央 (羅德島)
阿黛 (麻州)

網站、微信

公眾號編輯

蘇拉

■秋原

花言草語 2

丁香

春風吹過我的髮香結成一滴一滴相思的
雨珠。
我在雨中等你。
赴約的人，你在哪裡？

桃

春天是毛毛的搔癢的手，搔撥敏感的
胳肢窩，教我笑得滿身發香，滿臉通紅。

你要不要也搔搔看？

桂花

說我是十大名花之一，一點也不為過。
我給你賞心悅目的金黃、銀白、橘紅的
花容，不須濃郁卻能九里，十里的飄香。
醉不完的酒。更有讓你吃得開心的桂花
糕。病時一服桂花散，讓你清心寡病。
不管花開花落都教騷人墨客文采飛揚，
吟唱不盡的詩詞歌賦。如此之神。如此之
真。如此之雋遠恆久。

勿忘我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
永誌不忘？

薰衣草

我張開紫色的手祈求你的出現，祈求
愛的出現。
我用藍色的心想著：你也用藍色的心
想著我，像一大片的湖水反映著藍天。
我深深吸一口白色的香氣，奇跡就出
現了——你來了，夢一樣向我走來，
令人如痴如醉。
我情不自禁。用粉紅的唇頰說：愛我！

山茶花

無論如何，個性和氣質是必須的，尤
其是拒絕虛偽和庸俗。
這就是本色！

康乃馨

耶穌說：媽媽，別哭！你給了我生命
，我永遠愛你。

艾草

看！本來被道法鎮住的邪魔妖怪卻被
蠱惑的眾多愚民推擁跪舔而脫身——
如今儼然君臨天下，橫行霸道，倒行
逆施，不可一世。君不見千萬人被驅
逐，千萬人的飯碗被砸破。侵害的獅
子被稱可，抵抗的小兔反被叱責。關
稅與物價節節上升，富人稅節節下降
，遊民露宿街頭，魔鬼作祟宮中。

如今道士大批失業。法師噤若寒蟬。
寫驅魔咒的亨利·米修早在天堂上服
迷幻藥。鍾馗也不知所蹤。毋須清明
、端午或重陽，眼下正是時候。家家
戶戶趕快把艾掛在門前，吃艾煮的食
品，喝一口苦艾酒。艾味香濃，不僅
能驅除蛇蟲鼠蟻，更辟邪除妖。人人
內外都有一股正氣，秉行正直，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妖魔鬼怪不能侵犯
，這世界始終是邪不勝正！

杜鵑花

花謝花落，歲月悠悠，過了多少個淡
淡的三月天，從少年到兩鬢斑白。早
年黃友隸先生的那首歌偶然也被唱著
，如今秋原又再提起——打仗的人，
你為什麼還沒有回來？

台北·2025年3月

■方壯霆

兩個世界

一、
每個人都有兩個世界：現實世界
，和理想世界

我們在現實世界裡成長，存活，
追求夢想和幸福。然，多數的時
候，多數的人，並非稱心如意

所以，理想世界就有機可乘了。
在理想世界裡做夢，如打了一針
嗎啡，騰雲駕霧，叛離現實世界
而去

二、
我的兩個世界，與眾不同，竟可
以在兩個按鈕之間，隨時隨地轉
換

可不，今天下班時，聽著代表現
實世界的 AM 1070 收音機頻道，
我們的國王近日來向全世界的貿
易夥伴宣戰，但戰、不戰，戰、
不戰……，舉棋不定之下，華爾
街股市一落千點！頹喪之極！

幸好，我輕輕一按，就去了理想
世界的 FM 91.7 頻道；與貝多芬
、莫札特，舉杯暢飲，共享柴科
夫斯基的天鵝湖曲，或朗朗的哥
德堡變奏曲，稍微喘息

2025年3月11日

■伊沙

猛醒

冬夜裡，刷抖音，一組題為《已隨主人提前返鄉的貓狗》的小視頻太有治癒感了！貓兒狗兒們幸福的表情（哪怕是返鄉途中暈車的嘔吐都是幸福的），讓我牢騷全無，怨氣全消！

雖然，明知道自己的情緒不正確，我這麼容易滿足，豈不成了魯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對象？

嗨，說句心裡話吧，月收入是人力車夫一千倍的明星作家，不能要求月收入不如滴滴司機的民間詩人去“爭”。

她帶來窗明

昨日來的擦窗工，業務能力，是歷年來最好的一個，擦得又淨又快。

妻送她兩雙買小未穿的新鞋，她欣然接受，自減少工錢，被妻拒絕了。

妻燉了排骨湯，我們仨共進午餐時，談話形成了一個主題：都為自家孩子在時代中沒有躺平而感到慶幸。

閱卷記

現代詩寫作課，五個班的卷子，已經閱完三個班，尚未出現一位90分以上的（我定為《新世紀詩典》入典水平）。

開始閱第四個班，啊，這一位大有希望！我頓時興奮起來，最終還是失望了，在詩的結尾，她唱了兩句高調。

幾乎所有的學生，都喜歡在詩的尾聲唱高調，肯定不是我教他們的。

大部份的詩人尚且如此，何況他們呢。

2025年寄自長安

■洪君植

最後一夜

她失去了夜晚。召喚著初始的3層咖啡店的東邊窗品失去了瞳孔，渾濁了天光。我讀到的，她的最後一夜。

我看下去的這頭，她是否有看過我呢？她是否有看過一眼，像一片在寒風中迷了路的樹葉一樣在停車場徘徊的我呢？

打碎就會散開的沉默的陶器在她的夜晚盡頭展開了一塊畫布。她說，想向我一片渾濁的太陽穴裡勸一杯水。泛黃的品供暈染在畫布上。她在上面蕩起哭聲。就此結束。

渾濁了分界線，窗戶過寬的咖啡店的東邊自尊心出現了瞳孔。彷彿在為我的最後一夜哭泣，出現在咖啡店窗口的她的眸子開始在我身上聚焦。

溫柔是獵物

散在砧板上掙扎的動作奪去了眼淚。帶著失去了整個歲月而病倒的微笑抹去了悠遠。少年的第一次夢遺落下的位置不再腥臭，只留下一片印跡。閉上眼睛，呼出一口氣。在為了再也不落下而填滿了感情的縫隙中，溫柔漏了出去。少年在先盯上的槍眼中，隨著僅剩一聲的聲音撕裂。

聲音從此時開始病倒

聲音從此時開始病倒

離別的聲音總是微弱的。就像梳齒間流淌的黑色長髮一樣。

世界應該無法理解那個活在少年的夢遺中的少女吧。

人不會為了從遠處開始疼起來的存在而放聲哭泣。

2024年寄自紐約

■左右

火把

孩童的手裡的牽牛花哭了。它們的哭聲，有紫的、紅的、白的，也有深藍的，它們是磁鐵的聲音，它們是無聲的孤獨。

一年的日子或許真的太久。風推開了籬笆殘損的手，跌跌碰碰躲進了掛滿孤獨的小院。院子裡堆滿玉米、南瓜、柿餅、紅苕、辣椒，狗尾草，還有一張巨大蜘蛛網。我透過網孔，將秋日暖意包羅其中。所有的風影都很寬曠。兩隻斷了尾巴的狗，陪小主人們趴在石盤上檢閱盤旋迂迴的江山。狗們習慣了在村口晃蕩，將空蕩蕩的村子踩在塵土之上，也晃蕩著自己痛不欲生的後半生。

下雨天。泥濘的山路，凸凹的腳印，縹緲的霧，一封封凸凹不平的家書。它除了字裡行間深情的留白，還有無數雙被眼淚沖刷而成的溝壑。孩童們多麼渴望，這些家書，與童話裡的狗尾巴草一樣堅韌而蓬勃。

時光空寂的火把！請你側耳細聽，火苗的滋音，低聲在唱異鄉人的歸歌。

2024年寄自西安

■陳聯松

Fountaingrove 的蟲鳴

月圓，我執意想聽一場秋蟲之歌，再睡。
推開窗，外面一片靜默。夜色若不配上一點點聲音，就像月光從高處落下，毫無阻隔，落得安安靜靜，靜如無慾之軀。

想起前幾天各種秋蟲齊刷刷地熱鬧著夏夜，蟋蟀聲、蚰蚰聲、蝸蝸之聲，還有紡織娘的訴苦聲。生物學家說它們是在求偶，黑燈瞎火，難道擇偶標準單憑對方的叫聲？不需要看看雄性之間的格鬥比武？還是她們經驗豐富，根據叫的強度、頻率、音色，八九不離十地就可以做出判斷，哪怕對方都隱藏在森林、灌木、草叢或者軟土裡。

今晚月圓，不知道為什麼今晚都不叫了。是他們約好了安息日休息？還是我空蕩蕩的身體裡有太多秋蟲的叫聲，以至於聽不到他們的狂歡。

8/18/2024 舊金山北灣

■古渡

桌山鳥瞰羅本島*

人們相信桌山是上帝的餐檯
開普敦灣中的羅本島
是掉出桌面的一個盤子
曾經盛放曼達拉的生命

人類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在種族之間
充滿偏見與歧視
至今，上帝每次用餐都在思考這個問題

*南非人權領袖曼達拉曾被軟禁在羅本島 (Robben Island) 達 15 年。

■秋子

致枯木 Z 君

心中的枯木只是一個序曲，還需要有空山、白雲、泉水和山中小歇的隱者。這是它的根繫。風吹過春天，藍布衫卻精細了。當精細停留在公司過去的某項輝煌中時，他撕下兩條布條，想綁在自己的傷口。可自己傷口裡面，製造出的悲愴充滿雨水，很悲愴！一聊起悲愴，兄弟們翻他的書時，他卻甩了書櫃中的鑰匙。你們看，如何補足他文學中虧空的油菜花，或成片的雨水

當蜜蜂漫過喉頭，聲線變細，喉嚨又復沓起“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時，在整個聲樂功能鍵的播放中，兄弟們身上的銀票又飄出資本香味。你能相信這一切嗎？一個失心瘋的人在女人的酒杯和對自己無聊的書寫之間抱著方向盤，陪你們不到胭脂味的 KTV 包廂哪裡去，能活多久。你我只一蜉蝣，喇叭按下去，像狗一樣在馬路上吠起來，喉嚨裡的線條也該亂顛出來那裡不是另一個天堂，軟風一撫，那些雨水又漫灌過他的眼睛，從他逝去的親人身上長出了枯木的味道，還有眼睛。當疊加的傷口上，它的布條亂顛起另一個空間的油菜花，春天就不止一次會襲撓他，也會讓隱者又變回非理想性的枯木，他要活下去。撕抓襤褸的布衫，爬在沒有馬路的空山，兜售大腦中不調色的自己。此時，書櫃下的他，到處翻找著鑰匙。你看，鬍鬚更亂了

25.3.3 天水

■北城

一封舊信

扔了怕想起，留下怕忘記。一直藏在夜的背面。每次打開，都是一次撕裂貫穿心口的傷。在時間在嵐靄中把原生的山水消耗殆盡。

追憶，鬧中取靜。河水從沒停止奔騰，兩手空空，一地憂傷，蒼老了容顏。

另起一行。走出紙面，找一個結束的出口。

拒絕一切來由的頹廢。

燈照亮不可抗拒的黑暗，曾經的芳華正在瀰散。

時間泛黃，字跡青澀。語氣慣性十足，天真不會拐彎，構不成歷史。

不等後悔的淚水風乾，委屈離開原地。理由懶惰，沒留下個字，卻留下一個長長的影子凌亂了北風。

撫摸信上的氣息，如撫摸半邊牆上的陽光，名正言順地放下半米高的未來。風拂面，一絲安慰沁涼。

放進火裡，就連毀滅都如此熱烈。

本就不寬的路，隨時變窄。結局落地，再沒機會落花返枝。這火，越著越旺……

2024 年寄自通遼

雨 咽

淅淅瀝瀝的鳴泣拉厚了午後的烏雲，似幽如怨的絲訴是世情冷漠之愁苦或質疑多變的人心，是喟嘆情愛緣來緣逝的短暫，抑或譏嘲榮華富貴的虛幻。

淒淒切切的珠簾傾瀉在叢林山峒溪邊，你如何知曉石塊與青苔不會被鞭打傷痛，如何丈量軍旅的靴印盛滿思鄉的眼淚，如何揣測眾葉離樹果子爆落的無奈。

濛濛溼溼的呼喚滴落在戀愛季節，急遽且不安的節奏頻頻搖擺尚未成熟的戀情，而青澀的相思迷失在漫天褐褐的水際裡，在孤夜難眠閃爍著濃疏鬢髮香甜笑靨的月華裡，終會奔流向無垠大海但亦無法承載泛溢的縈念。

涼涼沁沁的水珠打在淌著淚痕的寒腮，彷彿離信箋的墨痕開始溶洩模糊而勾起共傘陰晴自落的記憶。舊愛迅速零散凋疏終成風飄萬片愁容的枯葉，只餘秋山遠空憑弔無影無息曾經沸騰卻管不住春去秋來的心事。

泓泓汨汨的敲擊與深嶺古剎的木魚和鳴，鬚鬢娓娓訴述娑婆世界裡貪嗔癡衍生的慾海橫流，攪亂方內咫尺沐齋淨心的殿堂，而野艸滋蔓的郊墳亦正上演一場鬼唱詩的合奏。霧霏連綿灑落欲說還休的恩怨，是心繫塵緣凝結成粒粒墜地蹣跚的嘶喊。

再聆聽不到霏霏水響打在多話芭蕉，廳外亂枝不忍喚起在失魂的夜讀泣訴牡丹亭淒艷的愛情故事，而聊齋裡仙鬼狐妖恰好在都市塵聚隱藏在人性裡的魑魅魍魎朝夕逼真上演。

呂不韋傳奇

看著現場直播的呂不韋高興得跳起來大聲歡呼“贏了！我贏了！”他“卜”的一聲開香檳慶祝！

話說當年秦始皇苦心孤詣請求方術士傳授神仙方術，研製長生不老藥，為使自己可以永遠稱皇稱霸，統治大秦帝國。可惜事與願違，方術士煉製出的長生不老藥卻被呂不韋偷去了。後來呂不韋裝死逃離秦國，輾轉到了地球的另一端，到了大國。從此他改頭換面，改名道姓，重新為人。憑藉他敵國的財富，生活過得優哉游哉，好不快活！

後來他靜極思動，再度從商經營。他長袖善舞，生意蒸蒸日上，直到21世紀，已名登世界富豪榜上。最近大國選舉臨近，他忽發奇想——想到當年自己最成功的一宗投資，就是投資在異人身上，最後收穫千千萬萬的回報，不單賺得盤滿鉢滿，還權傾朝野，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相國大人——他就想再賭一把，先靠他獨特的慧眼選定目標，然後大灑金錢，還親自站臺支持來為自己相中的候選人拉票，要捧那人成為大國領導人。

現在，他已得償所願，這一大手筆投資會換來什麼？

別問我，你問他吧。

2024年11月15日

塵埃記

一朵花是渺小的，卻把它的美給了世界。

一粒沙是渺小的，卻構築了無處不在的塵埃。

一棵樹是孤獨的，卻能撐起一片天空。

一個人洞悉了生活的真諦，他所看到的一切事物都透著平凡和偉大。

鄉野片段

落日閃耀出它的絕望之後，天空像一片被風吸乾的墨跡，黑暗像是被打磨得光滑的頑石。在無邊無際深淵裡，閃爍著夢幻和星星。

塵世被歲月磨成一面鏡子。可以照出一滴眼淚，也可以照出一個燦若霞光的微笑。

可以照出因貪戀而扭曲的臉，可以照出內心深處的苦和疼。可以照出深藏的怨恨與毀滅。有人看到了酒與詩，有人看到了落花與流水。有人找到一條路，有人看到淚水中豎起一塊墓碑。

坐在黎明的岸邊，鄉野是一本厚重的書。我們讀過寫滿風雨的篇章，讀那些蔥鬱的莊稼，讀它們的無畏和艱辛。

書上的蝴蝶，被一位耕種詩的人捉住，每一顆果實裡。都流出甜蜜和智慧。

■陳銘華

荒誕劇

15
顯微鏡下，甲板上，無人機急急如律令，勃起、前仆後繼地衝向子宮

這一定是讀了我不久前寫的〈性饑渴〉而專為傳統母艦設計的隱形公艦

2024年4月20日

17
無機化肥使用後，植物容易吸收，見效快，可惜肥力不夠持久；有機肥雖然見效慢，滲入時間卻較長較深，農作物也賣得好價……因此，近來又聽聞有機肥汽球在天空中出發，去援助血濃於水的同胞了

雖然嫦娥輕掩鼻，但慣於申遺的國度，今夜的螞蟻以及泡菜都甜死在幸福的月餅夢裡

2024年9月17日中秋

18
驢象賽跑結束了，驢厚著臉皮再見西岸父老；象群喜不勝收（割），懵然不知帶領牠們瘋出的竟是頭——天天說謊鼻子越長越長的豬，直到想用鼻子撓眼淚*時，纔發覺自己也不是象

2024年11月8日

*粵俚：膝頭哥撓眼淚，“哥”，“蓋”之轉音。

19
晚餐時分，電視直播吹牛大會，三權外加媒體掌於一手的獨裁者，一步上講台便開始撒謊……每一次正裝穿著得體的象群都起立，蹄聲雷動；每一次我的狗都對著熒屏狂吠

AI會思考，象會拍馬，驢不作聲，想來智商都比不識時務的狗高了那麼一點點

2025年3月4日

■杜文輝

一隻鳥在我前面叫

凌晨4點，東方未亮，一隻鳥在我前面叫，不停地叫。我不知道它是什麼鳥？它有什麼高興事？什麼高興事讓它一夜沒有睡覺？它沒有其他鳥分享嗎？它可能觀察我好久了：在這條道上，起早貪黑，偏執，強，用不著提防，有些古怪，身上插滿小旗……

鳥叫讓我停下來，停了好久，發現路邊的丁香花全開了。

采耳

“耳裡有棉花，有屎，有痂，有石頭、砂子和百足蟲，”你說，“你必須借助她們的手、鋼釵、探照燈，將它們清除。”

她們確有一雙洞穿黑暗的眼睛、幽蘭的氣息、游刃。生活給予我的，已變成了金屬：銅、鐵鏽、金子。

“大哥，在人間，很短也很長，您還有哪兒不舒服，我們都可以做。”

雜技

在高處，在空氣中，鐵架之間。

女人從男人的手裡飛出，被另一個男人接住，又從另一個男人手中飛出。女人如魚得水，翻著筋斗。女人在男人手中穿插得那麼嫻熟、開心、得意。觀眾不斷地驚艷，喝彩，傳遞著口哨、啤酒……

然而，上帝忽然從觀眾椅子上站起來，摘下了帽子，大喝：“停下來，停下來，都給我停下來。”

2024年寄自甘肅

■郭揮

母語

從地球的一面，到另一面，相距萬裡之遙。最後的關卡，是幾句噤裡呱啦的問話。黃頭髮藍眼睛黑警服的白人小伙說了一氣，每一個音節都宛若天書。

把我自小就漢化了的一頭顱頑固，敲得如同撥浪鼓。

萬般無奈之中，他只得攤一攤手，自嘲地吐出三個音調扁平的中文字——聽不懂。

而我，恰恰就聽懂了這一句。

那麼親和，那麼溫暖，那麼動人心弦！就像茫茫戈壁行旅中，一個陌生人，捧給了我一盞清泉。

我要向這個國度，肅然起敬！

在異鄉，在天涯，在初來乍到的北美之北，我聽到了我所熱切希望聽到的。——不似天籟，勝似天籟。

人類的所有關隘，只要有了親切的母語，就是——通途。

2024年寄自益陽

■嚴力

飢 餓

被各種口號追著欺負
是我多年的存在狀態
至於角色反過來的局面
因為我的不屑
也就沒發生過

或者我可以試一試
把當今的飢餓
當做被我欺負的對象吧
但我不想僅僅以
自己的溫飽得到滿足作為結局
從各方面的社會氣候來看
一旦能幸運地把飢餓逼進死胡同
也只是在它無路可逃的瞬間
順手與追擊者——
比如我
作一次握手言和的表演

真 累

前天我為自己擬定了
昨天、今天以及之後幾天
要做的事
今天又記下了一個星期後
必須要做的幾件事
至於途中忽然跳出來的事
有時候比擬定的還多還棘手
如此一天天地就做到了退休
並驚奇地發現
無論養得起養不起
養老是不提醒也忘不了的事
只有這件事
把自己累成了死亡
而死亡之後更發現
除了這一次
以前的累都不算真累

■陳波來

真 誠

你不用敲打我
不用說出第二句話，甚至
第二個詞。秋天依然藏著鋒利
我的沉默無以細說
像我的國家
我已經飽經滄桑
因此你不用……哪怕一點暗示
像磷在空氣中一樣
把我點燃。事實上
我沉默的身心已充滿鼓點
我的淚水隨時奪眶而出

芸 娘

——又讀《浮生六記》

一碗粥，藏於閨閣。你把它吹冷
需要它不冷不熱地
填一個書生晚來的飢餓，不止是他的
飢餓

然後竟學吟詩，在一本偶見於箱匣
的《西廂記》裡
吁嘆過，你連聲稱謝
因為披身而來的一件暖衣
因為一種溫暖，你說出
所有他想寫的詩

又一碗粥，為五聲鼓響所暖
曾經聚來的，因此也可以散去
因此天明，那被淚眼終於看清楚了
的只有一更的生，其餘
都是死別

啊芸娘！你最後說著來世
啊他個沈三白！不，他個陳波來

■仲秋

自由落體

落體是一種物理現象
當加速接近極限
便成了哲學問題

落體也會落淚
有男兒的也有女兒的——
誰說未到傷心處？

落體若能回到原點
回首那刻該多長——
誰說淚水不輕彈？

這是一場多麼沉重的墜落
從沒曲線過
只有三幾個隨機數字

2025年1月於台北

雕刻者

落日蒼茫，雕刻者感覺得到
遲暮感在他的額頭伸展，連同
被隱抑的水流與谷壑
鑿子下，一個奔跑的人身形畢露
雕刻者的關節
在昏沉的體內暗暗作響

但時間不多了。雕刻者
也被雕刻著，一把吃肉的鑿子
一直削鑿著他
不是他提前倒下，就是
被雕刻的奔跑者最終
奔跑出石頭

因此錘子，不只是他的錘子
在風中打出風聲。水裡
有被激流搬動的河床

2025年寄自海口

■李雲楓

戰 爭

1

一群人在寫另一群人的名字，在報紙上
一群人在焚燒另一群人的名字
旋風將紙灰壓縮成光滑的顆粒
隨沙塵埋入土中
一群人帶著刀子，寒光蜷縮在鞘內
一群人帶著冰冷的槍支，烏黑的槍口
擠壓著瘋狂的火焰
一群人藏匿於城市中，在車站和機場
傳遞著恐怖的訊息
你要睜開你的左眼，他們說
你要剜出你的右眼，你要把它放在櫥窗中
它將會展示一條預言，古老的、邪惡的
隱藏在基因之內的密碼
但這只不過是一群人在執行殺戮
毫無意義的，血腥的獻祭
只不過是一群人在新聞內
把另一群人的名字，寫入黑暗之中

2

嗨！你伸出手，我們來跳舞吧
從瘋狂的桑巴到令人傷感的探戈
舞曲在第二聲爆炸時開始
子彈會帶著我們漂浮在夜空
我們看到眾星都在跳動，聲音
以最安靜的方式延伸
魅惑的耳語，以及怪異的單詞
這只不過是一場戰爭，你說
只不過是一些人在殺戮，一些人在等待
在平滑的沒有倒影的鏡面
但我們是在子彈上跳舞，你說
從瘋狂的桑巴到令人傷感的探戈

3

我看到巨人從雲端墜落
紅色長髮散發出濃煙
瞳孔迸發出閃電
我看到隕石在他們後背擊下

■何曲強

大 雪

麻雀和村莊依偎著
蹲在白色的田野上
那裡有多年前
掛在屋檐下的冰柱

我念著一個個
在春天的傍晚
消失的名字

一些雪，接著一些
我的身體裡
發生
雪崩

2025年寄自湖南

羽毛如大雪漫天飛舞
我聽到他們在唱一首古老的戰歌
飛過冰川的火龍、硫磺
點燃所有城市
拖著殘破翅膀的天使坐在路邊
長劍插入土中，岩漿沿裂縫湧出
我看到巨大的頭顱由雲端墜落
震耳欲聾的嘶吼響徹天際

4

一個人在擊鼓，鼓槌在頭頂炸裂
火焰吞噬毛髮
一個人坐在燒焦的樹下清理傷口
沉悶的槍聲來自地層深處
他把子彈從胸腔取出
他把子彈從腹腔取出
他把頭顱打開，在大腦的深處
碎裂的彈片，使他看到了盛開的雛菊

2025年寄自北京

■吳守鋼

晚 霞

傍晚
微風爽爽吹來
西邊
朵朵雲彩 分層
淺紅 殷紅 紫紅

是餐桌上
女主人手持葡萄酒
倒進在座的高腳杯裡
每人飲上一口
飲出
一半帶澀 一半帶酸的
豐年之味

雨 前

真熱 是不是要下雨
看來要下雨 身上汗津津
沒有一點風
像在蒸籠裡
下場雨就好了

還沒下雨吧
一絲風都沒有
都快半夜了
沖把澡睡覺

睡不著啊
喘不過氣來
席子都是燙燙地

你聽 像是雷聲
真的是雷聲呢
遠遠地還有閃電
聽不清楚

有陣風來
風來了就好
有風就會來雨了

2025年寄自日本埼玉縣

■北塔

飛蛾死於撲火嗎？

衝破飛蛾的重重包圍
我衝進小樓成一統
我關緊門戶
勢要關門打狗、甕中捉鱉

我一打開燈
成千上萬隻飛蛾
就企圖投奔光明
它們的翅膀劇烈地拍響
像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

我的燈沒有發火
沒有去誘惑、捕獲
或燒死任何一隻

它們全都自己撞死在燈罩上、玻璃上
伙伴們的身體上

帽 子

位於腦袋之上
讓很多人甘願俯首

它輕
卻似乎比骨頭還重要

它空
卻好像比銅板還實在

在帽子亂飛的時代
哪怕被擱在屁股底下
哪怕成為一個屁
它也會香飄千里

2024年寄自北京

■包光潛

懷君屬秋夜

請原諒我，忘記你已經很久
怨道路太寬廣，崎嶇在山中隱居

我的肉體回不去了故鄉
只在秋夜等待上弦月，將秋風懸掛

你的名字和你的姓氏若隱若現
我突然想起青春期的某些段落……

沒有影子的人

他行走在光中像光一樣透明
他蹲在黑暗裡像黑暗一樣黑

我認識他，他也認識我
彼此保持沉默，形同陌路

離窗戶遠一點。風吹散了雲朵——
我很寂寞
寂寞的時候，雲朵又回到了藍天

如同青草不願意長出來
——長出來就被羊吃了

愛的表達方式

一只蜜蜂
叮著一朵花說

寶貝
我想吻你

這朵花
徐徐綻放，像蜜蜂張開了翅膀

2024年寄自安徽

■安心

打 撈

坐在端午節裏
我一層層地剝著一只粽子
剝著剝著
我觸摸到一顆鮮活的心跳
一個節日
原來不只有粽子的香甜
還有英魂的苦澀
還有鐵骨的錚錚
千百年來
我們包裹著自己
用葉子一層層小心包裹
原來是用懷念包裹詩人
一個節氣裏
流淌著一種氣節
撫摸你露出骨節的詩詞
便不會缺鈣
我們放不下詩
是因為有一種詩是有硬度的
從《楚辭》汨汨湧出
滔滔的江水
一枚有棱角的粽子
渡我到精神的彼岸
每年的這個日子
我們都一次次打撈
那沈入江底的
詩
我看見汨羅江畔一個身影
像上下求索的詩句
慢慢懷抱自己的祖國走進汨羅江
汨羅江從此在《離騷》裏流淌千年
門楣上挂著的是艾葉
這些來自五月的艾葉源於一個傳說
所以每一束
都可以驅蟲辟邪

2024年寄自山東泰安

■向明

閑人與賢人

有人不大相信的問
這個世界這麼忙碌
殺人的不停殺人
放火的旺火中再添柴
那還有沒事幹的閑人？

老汪在一旁悻悻的插嘴
你別不相信，現在
還有好多被恭維成聖賢的
專門製造鹹鹹的重口味
再添加刺鼻的辣椒水
搞出一點也不賢達的爭端
我們正深陷在這種劫難中呵！

2025/3/18 台北

■魏鵬展

跑道上，你在回憶起跑的姿勢

花崗岩裂了，爛了
你嫌天花板的燈飾
太暗，太冷清
站在沒有觀眾的跑道上
你要設法回憶起跑的姿勢
罅隙有陳跡，有灰塵
黑了的霓虹燈下，你在
躊躇，在回首
人流中，人來人往
你努力回憶初衷
一絲不苟，小心翼翼
缺了口的碗不能用
微不足道之處
你堅持潔淨與精緻

2025年2月28日·夜

■老哈

船兒，碗兒，鞋兒

1
把船兒推過來喔
透過霧氣瀰漫的江面
隱隱約約在水中央
家鄉的舊人們
疊影幢幢
水之湄喲
在向我招手
歸來兮
而我
在大洋彼岸
回不來了呀
帶著哭腔

2
端好你的碗兒
不要東張西望
那江水碧如藍啊
江邊的公路上
黃桷樹茂密的支桿覆蓋
頑皮的孩童
在樹上爬
掏黃桷泡吃
從城裏歸來的大人們
看見了五顏失色
還有爬桑樹掏桑椹
孩童的天堂

3
鞋兒穿好
不許打光腳板兒
穿著你買給我的跑鞋
凌晨的黑暗裡
蜿蜒曲折的公園小道
無里見無形
一尚難明強說三
又是腦中的那個聲音
玄宮別有天

■程峰

銀杏裡 ——贈韋爺

葉子全部掉光之後
每棵樹都站得筆直
彷彿深秋的黃金鱗甲未曾褪下
還在相機底片裡
泛著磷火般的光暈
而此刻只有北風
在丈量枝杈的刻度

江蘇大劇院正對面
這些不諳表演的銀杏
早已參透季節的劇本——
綠葉抽芽是春天的獨白
金箔紛墜是秋天的謝幕
年輪裡蓄著未說出的台詞

雲几餐廳的茶盞升起霧
我們繞過所有關於命名的疑問
如同繞過那些被修辭修剪的真相
直到走出巷口才驚覺
銀杏裡不需要攢動的人群
它是候鳥遺落在城西的
一根褪羽

我們模仿著樹的姿勢行走
用方言談論草原與凍土
直到暮色漫過劇場穹頂
才想起該去檢票口
取兩枚遲到的角色
而銀杏始終在玻璃幕牆外
練習著永恆的站姿

2025年寄自廣州

神叨叨的念了又念
更玄玄外
問玄玄

(2025.2.7 鞍匠村)

■ 遠方

隕石

是邂逅是回歸
無所謂了
億萬斯年表面的輝煌
內心的掙扎
或許只是無奈的宿命
其實並非所願
倒像是被綁架
或幻覺
當初
要是命運之神稍稍心軟
相信會是另一張底牌
另一種因為所以
不管怎樣
終於可以出軌
可以出逃
可以自在了
就在這一錯愕
這一恍惚間
竟修成了正果
有慶幸
沒有然後

■ 第一閑人

AI 比我虛偽多了

陪老婆買年貨
我寫一句
綠道上
老婆在前我在後
AI 生成一句
生活不需要太多語言
只需彼此陪伴
可我心裡想的是
這樣逛街真累

2025.01.22 寄自惠州

■ 古松

北九龍法庭的前世今生

是誰老是把我的記憶
定格在上世紀的 80 年代
北九龍循理府的斜路上
滿是仕途上的坎坷
和一連串無法理解的
似是而非的判詞
骨子裏散出來的那股正氣
就這樣被消磨殆盡
在充滿委屈中
混著嘉頓散發出來的
誘人的陣陣香氣
無法再分辨是與非錯與對
就這樣那樣地
等待著另一個無望的明天

從南九到北九與你相遇
不為幾生修到
只為接收你那陣陣陰涼
接收“糖官”的咆哮
只能期待星光引路
期待幾個世紀的前生
那唐宋循理府的點點滴滴
依然可以照出一片青天
假如時光可以倒流
假如 AI 可以打造
我會將開封府轉移到此
與南九遙遙對望
面朝陽光春暖花開

每當我踏入庭上
我就如被告人一樣躺平
在看來陰暗殘舊的長桌上
不是兩腳發抖踟躕、而是
等待一連串的無奈莫名
除了台上的逼迫和咆哮外
台下左方和右方
都被 Frozen 在時光內

■ 于中

二月

人生啊，也許苦短
正如你慨嘆，要過的這段日子

畢竟說到底，也像是長此下去
永無休止的，一年又一年

2/6/20 寫於休士頓

無所適從
庭上沒有你說話的餘地
就算你冒著斥責發言
台上根本沒在意你的存在
一切都是獨斷獨行中定奪
朕就是天下說了就算
呆然的是台下一臉無奈
正義早就是被遺忘了的
陳年舊事了

“接收”的過程雖然艱辛
晴天的日子還是要來
庭裏庭外的一道道暖心
也在陽光的細語下
溫暖了北九循理府的
那一段陰霾的歲月
今天我再經過你的腳下
驟然發覺你早已非當年
朦朧瀟灑的那一塊土地
粉飾後的臉上有點點莫明
早已找不到你當年的風采
那曾經一度淪落的
正義的風采

註：北九龍法庭其後改為類似國際
學校書院、後來書院停辦曾經空置一
段時期。

■蘇拉

虛無

肉體是一場幻想。
包括輾轉的月相，沙漠，
發燙的撫摸。

一個虔誠的時刻
折斷血淋淋的地平線。

虛無，我相信你！
當莉莉絲吼出神靈的真名，
飛離伊甸與亞當。

雨脫去一層雨脫去一層層雨，
黑暗伸出樹根
握住另一個樹根，
在永恒中，沒有疑問。

死去的記憶在蛛網上顫動，
未來
像一個個夢，站立著，
凝視我。

靈山

肩上的枯石，水中月
她是一座皚皚的山巔
夢是她的圓周
旋舞於存在的中心
直至積雪落盡
靜如一個漣漪。鏡中
浮現上師的臉，變幻著
怒著，笑著
迷途的女兒，請跟我來
天際湧來的一排排燭火
請點燃她腹中的黑暗
把她焚盡，再將她聚起
當世界昏迷
山谷傳來安慰的笛音

■夏露

懷念聖塔莫妮卡海灘

在那裡 我見過的海水
也許是長江彙入太平洋的
而長江的一部份水
是故鄉的雲墜落的
所以我懷念聖塔莫妮卡海灘
就如同懷念故鄉

可是 為何在千萬人中
只有你穿越高高的棕櫚樹
曾緊握著我的手
告訴我許多動人的傳說
《泰坦尼克號》的拍攝地
66號公路的終點站
卓別林和夢露住過的
Georgian 酒店
《阿甘正傳》主題餐廳
經由你 每一個專有名詞
都被賦予嶄新的含義

“絕不再登摩天輪”的我
食言了
歡笑在高空撒播大海
每透露一點秘密
都增添一點安寧
宛若那海灘的水蒸發成雲
趁著夜色
沁入我沉睡的屋頂

2025/1/25 Durham

讓她張開黑暗之網，通向
命運浮現的萬物
輪迴的溫存，戰火，別離
讓地球聆聽她升至極限的頻率
當太陽風帶電的粒子
靜靜漂過範艾倫輻射帶
一道刺眼的閃光
打開窗，終於
穿越最後一道死亡——
她是太陽，也是露水

2025年寄自紐約

■水央

櫻桃季

西方的這品種
叫車厘子
我還是喜歡叫它們
櫻桃
雖然更甜
但還是吃出了
故土櫻桃的
味道

鬼屋

那年要搬來島上時
這幢紅木房正在出售
口岸不錯
面積大
價格相比也低
雖然外觀看不出
但房子的確太老了
接近300歲
不知多少人住過
不知多少故事在裡面發生
也不知多少命從此離去
我甚至擔心會鬧鬼

現在我們的房子也不遠
經常散步也會經過“鬼屋”
總能看到“出售中”的牌子
這次時間特別長
盛夏的綠蔭中
唯獨這
空寂的屋子前
滿是枯黃的雜草
全都軟軟耷拉著
了無生機
相比鄰周
完全就是
兩個世界

■王性初

我的陽光是我的 影子

頭頂上一個偉大的亮點
曾釀造光明
也釀造黑暗

晴朗的歷史綿延萬代
讓藍天格外地湛藍與潔淨
也讓藍天格外地一無所有

晦暗的現實源遠流長
使大地格外地透明和豐富
也使大地格外的荒誕迷惘

腳跟下一個渺小的怪物
曾演繹光明
也演繹黑暗

錯 過

錯過了一場大雪
就錯過了冬的歡樂
如果再錯過了春風
那只能享受夏日的赤膊
當季節一再錯過
生命便荒涼哆嗦

在歲月豐滿的青春
錯過了瘋狂的追求
在犯罪的最佳時刻
錯過了最後的越獄
我們一生總在錯過
錯過成為苟且的常態

錯過了誕辰錯過了忌日
我們還錯過了什麼

■陳韶華

鏡子的兩面

春天的鏡子 展示
我們剛從地獄逃亡的草本的軀體
有人把良知與憐憫的百合丟棄
在風暴的泉眼裡

一些淬毒的罌粟封鎖鏡面
柳樹投擲青幡的煙霧彈
湖水燃爆黑冰
遍植碧桃和晚櫻的路口
是粉紅天堂的路障

接受了春風的鍍銘
白鳥被封堵 十三種烏鴉失真
金雕自焚了馭天的翎羽

左手從鏡後偷襲玻璃
滿含血淤與碎骨 天葬禿鷲驚飛
第五日 你從鏡中醒來
白玉蘭競放 藍玫瑰眼含紅淚

幸運的牛蛙

(環碧公園有人放生牛蛙數隻，每日歌唱，極妙。後忽被惡人捕捉，僅存湖心島礁畔一隻，幸甚！)

逃避了卡賓槍上的刺刀
逃避了封鎖線火網的探索
躲過血腥的剝皮削骨
躲過人世的紅唇皓齒

一隻牛蛙自睡蓮的寢宮中
享盡嫩蕊柔瓣 大自然的美色
它打開倍低音單簧管的黑洞
銀鍵彈撥多瑙河外的藍波

■李斐

空 題

(寫給鹹水妹，道謝 FB 上美麗照片所引發靈感的抒情。)

在悠遠海岸線上
我已淡忘其長度的曲折
甚至海水底鹹味中鄉情
任風與雪狂飆不斷的迷離
老人與海和魚蝦都在逃避
波浪不平並非人人平穩過渡
為了自在的抖氣唯只好遠走
隨著流水波動順應遠渡天涯
也為觀水族搖擺自由長尾巴
偶爾回首岸邊竟植異樣奇花
海風中搖曳撩人動情的風雅
豐盛水產裡腥味鄉味逐升起
更因鹹水妹有美人魚之聯想
便使夢魂偶爾回歸故鄉
童年赤足行走海岸線上

2024 年 11 月 12 日紐約

白晝在幸運中 粼粼沐浴

它頭戴楊柳枝上喜鵲的窠巢
——水底的花冠閃爍
身背新生路途上的拱橋
為地平線獻上了六月
花香 陽光 贖罪的話筒

一隻逃脫死亡的牛蛙
再次冒著生命危險 發聲
令瘟神的整個冥界發抖

2025 年寄自安徽

■李國七

想 你

不想保存的，偏偏執意保存下來
就像孩子當年帶血的肚臍帶
（因為遠離戰亂祖國得以存留？）
或者是以為剪斷了卻仍舊藕斷絲連的
民族傳承與文化，恰是我和我的族群
寫照
所有的習慣，安放在基因櫥櫃裏
春節與祭祖那一天，紛紛拿出來晾曬
我早已遺忘了多少次的流離遷徙。
為何繼續流浪（絕對不是漫遊或者
遊學）
從哪兒到這裏，再前往尚未確知的角落
那是時代的號角，還是上帝的旨意
安排？
一系列幽靈般的記憶掠影
一頭貓來回奔走的 Deja vu，法國人
說的
努力證明自己并非叛國某奸
膚色決定的命運圖騰，囚困在時代的
閃光裏
帶著奴才般不知何去何從的
離開紫禁宮的茫然神情。
依次排列著，臉龐就像膽怯亂竄的
梅花鹿
不斷追逐水草卻離不開食物鏈宿命的
枷鎖
就像奔向產卵地的洄游鮭魚群
每一次前進，都往死亡更加靠近一些
繼續消耗的脂肪與體力
跨越六十歲以後的不確定性
必須放棄的個人堅持與愛，比如支持
詩事業
想你，在今年春節
當年為了你而選擇滯留
為了夢與理想，夢與理想恰恰脆弱而
飄渺

■楊河山

白色雪原

汽車在雪原上行進；一望無際的雪
連天空都是白的，沒有人煙
我們是唯一幾個活著的
如果我們一旦走入這雪原中便會打碎它的
睡夢，毫無疑問雪統治著
這裡的一切，獨裁者的頭像裹在
特朗斯特羅姆
的報紙裡，我們的心狂野跳動
沒有人說話，樹木追逐著我們朝著這個
方向開槍射擊

有人深夜洗魚鱗

洗一副甲冑的戰袍
洗一座建築精心鋪設的金屬屋瓦
洗光燦燦的金子銀子
洗一塊塊水產商店漂浮不定的牌匾
洗金錶，時間的金錶
洗一個又一個游動靈魂的骨頭小漿
洗水中旋轉翻騰的白色火焰
洗——，一次次洗
某種執拗的意念，在月黑風高之夜
月亮照耀著水中的魚鱗
手上的，胳膊上的刷子與水盆上的
全部熠熠生輝，這分解的
靈魂，嘩嘩嘩的水聲象徵著遠方奔流的大河

馬

在我的內心深處時常衝撞我的東西
導致我自己否定自己
讓我迷惑讓我崩潰，桀驁不馴的激情
我多麼想駕馭我的靈魂
但每一次都是徒勞。在嚴酷的季節
當我來到這片積雪的荒原
我才發現，原來一匹馬正在這裡自由狂奔

2025年寄自哈爾濱

■程愛國

鏡中蝶

她站在鏡前，一隻蝴蝶
停在肩頭
翅膀上寫滿昨日的詩
指尖輕觸，鱗粉簌簌落下
在空氣中飄起時光的紋路
她試圖捕捉那些飛舞的碎片
卻只握住一捧柔軟的光

鏡中的蝶與鏡外的蝶
哪一個更真實，哪一個更虛幻
她輕輕轉身，裙擺再次揚起
帶有輕霧的風，讓睡的蝶醒來
翅膀煽動，攪亂了光線
鏡中的影像又碎成了千萬片
每一片裡都有一隻蝶，在飛
在尋找歸途

舊 物

房間霉潮，空閑了多年
主人落下的一粒舊麥種
在牆洞邊困苦發芽
隱現一絲病態的綠色

四壁黃色斑點的舊報紙
上面最熱門的新聞
早已被人忘記，陳年的書本
四角痛苦地捲曲著

桌上的收音機被空氣氧化
變成啞人暗自神傷

老屋裡的舊物在回想往事

某個晌晴的中午
一些陽光瀉進來
舊物上的灰塵燦爛了好久

2025年寄自山東

■桑克

掩護秘密的秘密小雪

身份是秘密的，
小雪並不以為然，
還是出入酒肆，賭坊，
把銀戒指摺進
醋壇裡。

棉袍子下面的
骰子是大是小只有小雪
清楚。沿楊樹林飛一陣子，
又沿著柳樹林。漂亮人在一起，
琢磨什麼？

縫紉還是
編織謊言的瓔珞，
絕不能探究。秘密的秘密
不是否定之否定。春雪
是新鮮的韭菜。

交通員堵在
門口。站長快跑啊快跑啊。
有沒有後門？後門有沒有人？
你有沒有腦子？你有
翅膀嗎？

0 魂一堆問，
頭皮發麻，瓜子仁兒在桌面
蹦蹦跳跳，顯示出最終的結局。
好像拽倒了一輛小汽車，
沒上保險。

宿醉未醒，
說過什麼自然不記得。
小雪掩飾著酒精的去向，
密碼本並不是詩集，也不是
譯詩集。

天空的肚子疼起來，
扭曲著。小雪掏出聽診器，
又放回去。旋轉木馬
不旋轉，睡著了，
還做了短夢。

■姜天

橋樑的虛偽

鋼琴跳動的弦音，掛住雨滴，
閑庭傍坐，屋檐下石階，
翻開一本厚厚的《回廊歷史》，
妄圖成為橋樑，連起自然與人類的隔閡。
橋樑紐帶，這般構成，
琴聲越過耳邊，發出聲音，
每次激發我的聽覺慾望。
重擊鍵樂、跳躍飛舞，
輕擊鍵樂、迴旋降落。
雨，下著；花，落著。
不知道迷茫、憂愁、孤獨，
無意義，無意義。
遺落存在神秘，
神秘隔開裂縫，
裂縫帶來死亡。
我倒在地上，最後一次聽聲，沉睡，
永恆。
橋樑虛偽，你虛偽，足夠了停下來，
不要思考，不要訴說。
我不知道，靈魂嗎？還是現實？
不要失去，不要存在。
如果沒有這麼做，
就沒有理由留下來。
不是花想出生，是樹選擇了私慾。
如果有憑空出現的意志，
不是你想寫，是你被慾望驅使。
不要認可，我，你
你不重要，我不同。
停下，不要再寫。
總有東西驅動，那些不想做的事，
回頭發現，是假的，不是自己想做的。
但你還能選擇嗎？
出現了，現在抓住音樂，黑色點綴，
隨便寫也可以嗎？你不理解？永遠！
我此刻比誰算什麼？
原來是此刻發現真實。
黑暗，複雜，隨機還是注定？

■雷默

春 分

梅花謝了，已無蹤影
難道這就是先驅
玉蘭花在蒼茫山色中
無論白還是紅
總顯得那麼寂寞而又獨立
櫻花在 C 位，但尚在含苞
雞鳴寺門前擠滿了等待的人群

春天只是繁花嗎
朱自清為什麼獨愛“像牛毛”、
“像花針”的雨？
草色近看也已分明
送友去亞洲最大的高鐵站
柳色淹沒在高樓之中

分，是否意味著還有合？
但我又哪裡分得清呢
春，已經是越來越深了
整個四月，我都會有窒息的感覺

也許只有太陽才能分
但它分出的只是時間和黑白
它的腳步啊，走近我
但也離開了更遙遠的事物

2025.3.19

開始了，拿起手中的符號，點綴
符號被賦予了死亡，
痛苦死去了，
自由，終於……

何止斷幾根肋骨，倒塌幾間房屋，
留幾處刀痕。
何止行車途中被洪水衝垮晝夜，
被霧迷住心。
就像圓明園被英法聯軍洗劫，
又再次被八國聯軍燒毀的
廢墟還在不停舔舐土。

何止因堆高的驚恐而拒絕登山，
因被拔掉的發芽而躲避植被生長。
用一生來忘記的何止水銀，毒汁，
以及輕生，歸零感。
就像頤和園曾經歷過的佛香閣被砸，
大佛被毀，陰影不可逆。

何止是不提故鄉就能封住返回
統購年代的飢餓感，
何止光線來臨總是被引入一條
至暗時刻的山頂洞。
就像蘇東坡碑刻的歐陽修《醉翁亭記》
被革命小將推倒，砸爛署名。
愚蠢與破壞，
何止僅發生於安徽滁縣郎口山。

並不是活下來就不屬於死去，
晨光金屬般冰涼，你更像時空裡的一
群人，而遠遠超過像你自己。
瓷器被打破豁口，何止痛在你的
膝關節，腰間盤，脊椎。
你趕上的何止是炎帝陵主殿被燒，
陵墓被挖，墳骨揚灰，
舜帝陵在山西的墓塚被毀，
並被紅衛兵掛上大喇叭的殘酷歷史節點。

帶三層口罩，穿防護服，人群中
你不相信的何止病毒、自律、暴虐。
危險構成日常何止神經質，焦慮恐懼症。
細胞不停嚷嚷，手心握幾隻黑蟻，
就像當年被抄家，字畫、手稿、書籍，
以及研究文獻被當場付之一炬的
何止林風眠，俞伯平，
沈尹默，林散之，沈從文……。

■馮晏

何止
⋮

■圖雅

失眠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
也無風雨也無晴

以為明白了
明白了又如何，比如今夜

能按捺的只有檯燈

寒冬

我會想念臘梅
暖陽裡
有蜜蜂嚶嚶嗡嗡在枝頭飛舞
有少女的眸子長上去
有香，如雲飛於街巷
有雪凝香
有雨歇珠
有一剪橫向枝頭
取下那最合心意的
裝飾夢
這夢
一直是暖的

假的好

她覺得人世是假的
而心痛是真的
她多麼希望在乎過的人
也是假的
這樣就不必痛
她也希望自己是假的
這樣從源頭
就切斷了痛

2024年寄自天津

■游若昕

習慣

爸爸準備去上班
回臥室換衣服
小狗麥笛和達菲
很自覺地
走進籠子
我這都
放寒假回家
一週了
她倆還當我
不在家一樣

她在叢中笑

三八婦女節中午
爸爸給我發來一條
訂單運輸信息
顯示外賣已送達
外賣台
擺滿了鮮花
我以為
爸爸給我送的
也會是
一束鮮花
於是
我在鮮花裡找
找了半天
沒找著
最後終於
在桌子的最外邊
看到了
我的名字
那是一盒
新鮮的
草莓

2025.3.8

■ 達文

十二月

天色陰沉的季節
總有一群不肯蕭索的樹
像孕育顏色的雲朵
謫落人世間

歲末 我會選擇一樹鮮艷的葉子
回到土地裡
陪伴與我心靈陌生的人
呵護共同的喘息

漫遊者

我已經認不出我的出生地
把記憶埋在草叢下
隨著風的方向

每條街看上去非常類似
只要是門 就有一個家
所以我盡力拍打

你們無需過度恐懼
我終將疲憊離開
回歸異鄉的路

凱旋門

你們只顧迷戀封面
假裝依然年輕
期待把眼睛掛進燈飾中

我們保持著城市的形狀
任你在星星的中心獨自燃燒
把擁擠的笑臉放射成萬種花朵

■ 宋逖

一切的承諾

真的要像詩人那樣寫詩嗎？
比如在馬上就要熄燈的聖索菲亞教堂關門前，
妳曾向我透露過的那樣；
比如三週後妳真正回到這裡時，
那些彷彿在暮色的霧靄耳旁低語的冷雨突然
返回到我的背影後尋求庇護。
一切會恢復到舊日的模樣，
包括承受了寬恕和羞愧兩種感情的防波堤橋
正在那裡等著妳
重新走過來和我相會
應姑娘們的要求：我愛過妳卻從未和妳相遇
曾是，無意中我發現妳在我還認識妳的時候
留下的字條

下午三點，你沒有讀懂在發生過戰鬥的街道上
那些嘆息著的死者釋放出來的
暗光色調的雲雀是如此刺眼
緊跟它們的恐懼從未抵達。
為了回過頭來警告你所發生的這一切
那個姑娘重新回到秘密接頭現場。
隔天她遇到和我們一樣做夢的諸神
——這是應誰的要求，我想起了我曾和妳約會
卻不知道為什麼約會

一個星期後如果妳已經在另一座城市；
夏天拆除著雨水的軌道甚至我們兩個人頭上
晴朗的天空
唯獨使用那些在旅行在兩個房間之間的桌子
上的燭光暗示著妳我曾在此生活
還有哪一個妳久已動身前就突然意識到妳從
未離去的人
會這樣寫出這封如訊息般跳動的信：
“所有人都哭了。
我的詩行從未相信過我告訴過妳的那些話。
無論我曾在妳我之間失去多少雙眼緊閉的不
會輕易吐露那個地址的
金髮碧眼的穿烏克蘭軍裝的姑娘們半夢半醒
的面容。”

2025年2月5日

■ 應風雁

飄過太平洋

三月從蕭蕭的枝上
冒出來
飛往紐約的班機
還在熟悉雨的滋味
預備給雪初春的消息

能夠親吻你嗎？
練習一萬三千公里
靦腆的微笑
止於凍結的唇膏
距離兩圈圍巾

墜落零下的世界
雪就開花了
多麼繽紛飄逸啊
有雨、我還有陽光
天一樣底藍

落不停
雨落個不停
雪
也落不停

嘉明湖

秋風的愛
如何被春接受
天空的藍
靦腆躲藏山的脊峻
偶而
飄過雲
偷偷地望一望
懿靜的湖水
看見她
就落入她
皎潔的眸子
映畫心中
我坐在向陽草坡
那裡有她
溫柔的
凝望我的雙眼

■林煥彰

天上有多大的魚

天上，有多大的
魚？
我只看到，牠的魚肚白……

我的窗前，有夠大
常常會有
鳥飛過，也經常會有
魚，游過

應該說，我的窗口
有海那麼大
也有，天空那麼大
我才能經常看到
海裡的
各種不同的魚，也有
天上的
大大小小的鳥和魚，
飛過、游過；

這是我的
私房秘境，也是我的秘密
現在，我說了
你已經知道了，
都不再是秘密……

移動的小詩

一、浪花和岩石

宇宙的動靜，要如何解讀？

浪花讀禪，時時都在湧動；
岩石讀心，動靜如山……

海和天空對望，
在天空眼中，它永遠只是
一小盆，少少的水……

■許露麟

刺 青

有人手臂上
曾被人砍了
深深的一刀
留下一道厚厚
很難看的疤痕
我叫他忍痛刺青
紋上一條正豎起
在吐舌的眼鏡蛇
確蠻有立體感
也很嚇唬人地
看誰敢再來
砍他一刀

而我身上
早已挨了
數不清的刀
則不見疤痕的
我也想忍痛刺青
全身紋上了
一隻在撲殺的老虎
一隻在狩獵的豹子
一隻在靜待的鱷魚
一隻在巡回的白鯊
一隻在翱翔的大鵬
一條在騰飛的猛龍

2023.07.14 廈門

二、遠望，浪花在岸邊

遠觀，靜看一一

浪花在岸邊，都是
一種進退
沒有一朵浪花，會重新來過

剎那，不是無常
瞬間，即是永恒……

2025.03.18 寄自 九份半半樓

■夢楚原

早春夜行

獨自在夜色裡散步
將自己浸泡在黑暗中
晚上十點，小區
行人車輛極少，街燈
在淡薄的月色裡
各自划出自己的亮圈
白天草地上成群的大雁
不知去向
身邊的這個世界
連蟲鳴也聞不到一聲
更聽不到萬里之外的炮火
前方的一扇扇窗戶
安詳地閉上眼睛
春風微涼，從耳邊滑過
在這寂靜的夜晚
我的世界裡寂寞盛開
正好，用心
傾聽來自天庭的聲音

立春隨想

北方的世界
仍為冰雪所控制
南方，一顆種入大海的種子
已開始孕育新的生命

你是否也一直在盼著
春的氣息？

春天來了，起身走出去
深吸一口氣
讓沈睡了幾冬的夢想
醒來、發芽

2025 年寄自新澤西

■輕鳴

翼龍

衝破斷代的重壓
驚弓
飛出一串幻覺
撞入
轟
立
山
巔
的巨石
現代迷思崇尚數字岩畫
深嵌
超越時空的密碼

一組大雁排列成形

人
人 人
詩性寫意
Qíng
空

Qíng：情，晴。

洶湧的潮水大聲 抗議月球的玩弄

異軌的女爺們
擺出古典的姿態，浪來濤去
豐乳的宙斯大神
頭顱穿越烏洛波羅斯
火刑柱上女巫聖潔的目光
拯救滅絕營想死的冤魂
無性的機器人繁衍
完美的族群，擺脫
生態危機
砸碎重力的桎梏

■魯鳴

分庭抗禮

這個選舉日，我在法國度過
聆聽風中的消息
無為將它內化
其他時間，我走路看兩邊風景
或在陽台瞭望，聆聽法語傳來的新消息
在黃昏爬上山頂等待夜幕降臨
這時，我意識到
我面臨的困境是分庭抗禮
偶爾，我在群裡說兩句反對槍支暴力
立刻有人把它上網上线，把我視為極左
真沒勁。對不起
我無意冒犯你們的英雄
人們對他交口稱讚
無非是一種選擇而已
而我的選擇，被你們誤解
我不會回應
這世界允許每人有自己的認知
內在的努力和生長
才是思想獨立的前提
而不是人云亦云

2024/11/3/里昂

太空自由飄遊探索開拓
……
創意造型霹靂震天
情色情結駭俗驚魂
絕倫的行為藝術
廣場、車站、立交橋、野嶺、荒漠、
火山口
無限的元宇宙……
光還是不光，隨機不隨意
真是問題

■喬成

秋殘

風乍起
吹皺一池秋水

還記暑風徐徐，昨日
一池蓮葉，半池蓮花
翩翩君子，田田凌波
紅粉佳人，亭亭玉立，如今
一池枯殘，香消玉殞
風雨中，蓬蓬垂頭，遠看
一片棕褐的鏽色
寒氣逼人

及近，斷莖如矛
衰葉如盾，雜亂處
斜雨，縱橫斷裂
細看，枯葉已風化
扭曲，涼乾，縮水
呈現人生百態，或低頭
半蹲，反身，倒折
頹喪中，竟有一勇士
如古西臘 Aphaia 神殿上
浮雕：將死之士兵
兩手支撐著跌坐的身體，依然
一手持矛，一手持盾

再看，倒垂的葉背
青筋畢露，竟線條流暢
有似支撐 Athena 神殿外廊
侍女立像的蟬衣，斜雨中
沾衣欲濕，流落衣襟
和裙擺間的曲線，飛揚飄曳
白描雙鉤，又如敦煌飛天仙女

誰不老朽，誰不老鏽
唯有蓮花，唯有蓮
的殘花敗葉，獨領風騷——
它再自然不過的，在秋末
秋風，秋雨中，在壯烈
與淒美，剛與柔，矛與盾中
作了最終的告白

■項美靜

我與平行世界的 我一夢之隔

風敲青銅，編鐘自鳴
時間絞咬齒輪
人類老去的骨骼卡卡作響

夢如此慷慨，予我一雙翅膀
去到比風飛得更遠的地方
在天之涯，我聽到落日墜海砰的巨響

我是夢遊病患，黑暗的狩獵者
在夜裡縫補白天的缺憾
睜著眼做夢，將自己鎖進城堡

我是尚未老去的孩子
在詩裡
有時是女孩有時是男孩

我想和黑夜做個交易
用白晝換取夢中跌落過的陷阱
那裡開滿玫瑰還有蘋果樹的香氣

有光透過日月交替的縫隙
把我推進暗門後的秘境
那裡空曠無垠

真寂靜呀！
寂靜即刻被打破
真荒蕪呀！
即刻無中生有

藍天、海洋、草原、雪山……
海嘯、荒漠、殘垣、枯骨……
有喜，有驚，有獸有無常

日光一生最燦爛輝煌之時莫過於夕陽
漏盡成丘，晨露睜開眼

■玉文

喝咖啡

泡南洋咖啡的人說
喝咖啡顯現個性
煉奶咖啡腳踏實地務實
白糖咖啡直接率真
淡奶咖啡隨和友善
黑咖啡 kopi O kosong
就因愛冒險而撞南牆
待到回頭已是不歸路
然而
濃香黑澀不加糖
方能喝出苦後甘

2025年寄自澳門

黎明從太陽升起的地方奔到我面前

坐在時間肩頭的雲
透過冰封的鏡面攝取我的魂
硬生生把夢剪成碎片

陽光與黑暗互為投射
我以夢擁宇宙入懷，清風朗月
解開繩結捋著往事，在陽光下，晾曬

點亮蠟燭
靈清晰的輪廓穿破鎧甲
解禁，執念的枷鎖

時間正在趕路
我與此刻交臂而過
向前，生命是每一步堅定向前的腳印

2025.03.08

■潘莉

松鼠過街

困在
堵塞的街道
我只能
煩躁
發呆望著

天空。一隻松鼠
順著電線
從我們頭頂
穿過馬路
左轉彎

又穿過一條街
我的腳縮小
身體縮小
追逐
毛茸茸的尾巴

跳上紅松
以松子果腹
無需火
無需飛行汽車
無需 AI

滴滴，滴滴
後面車輛鳴笛
我踩油門
隨車流
挪動

■和子

建築魔頭扎哈· 哈迪德

誰 讓流線隨形
爬上了建築物的身軀頭頂
誰 令石屎森林
能呼出海風的氣息

奇異的層疊
堆砌的花瓶
揚帆的船塔
流動的銀河

誰的大腦 能顛覆建築的
基柱——直線與直角
在解構中建構
從破序中豎起新序

是來自外星的神祕曲線
還是盜取了天堂水波
仿若天外來客降臨凡塵
英泥凝固的城市
從此被她喚醒

上層建築

原野青翠
意識的天空七色迷人
繪圖師心中另有鴻圖

吞下認知的原料
在腦海精心加工
理想大廈需要特製的
磚塊和色彩

一磚一瓦 日子有功
書磚在大腦的基地上
疊加搭建
意識的高塔堅若城堡

■鄭靖

立冬京華盛夏夢

熱風蝕進寒流的懷抱
護送水蒸氣一路驅馳

往北方
千里迢迢不斷

(振翅扶搖
降落學院南路
成府路五道口
長城腳下公社)

灑下

一樹一樹的銀杏
一片一片的旋轉

攪動漫天滿地
點點星輝

揚起

一葉一葉的

秋風秋雨秋花秋草

2024.11.10 草擬於澳門
2024.12.9 修訂於廣州出差途中

相似的建築親如兄弟
書磚建構的世界
泛出理想的殷紅

連見慣世面的氣球也不再輕盈
不再炫耀遨遊天際的自由
而以同化磚化的身軀定居大地
笑傲人類

■琉璃

春天的聲音

春天，走路沒有聲音

她停在
冬天的花園
小草，豎起綠色小耳朵
聽她在門口淺淺的笑

櫻花，提高粉紅圓裙探著頭
看春天走進來的模樣

風鈴木朝著手，請她
搖響一樹的金色小鈴鐺

太陽公公，挽著春天
一起走進我的
小花園……

我的時間

人行道上，紅燈亮了
我有三十秒
看天空，吐出絲一樣的
白雲

小綠人開始跑步
我還有十秒
天空玩堆積木，堆出
高高的雲

五秒
天空不玩了，堆倒
所有積木

一秒，我還有一秒
準備
往下一個路口

2024年寄自新竹

■冬夢

這個春天從來不缺雨

看雨本是孤獨的
寫詩也是

一首詩在你的眼裡
是否與雨無關的寂寞

這個春天從來不缺雨
我也不缺詩
只怕濕了的詩句連同記憶
依然殘留在天空
那就藏在自己的夢裡

午間尋夢

剛剛寫罷一首給你的詩
對山吹過來的
溫柔的窗子開著
風輕輕風輕輕

還有一朵何其飄逸的雲
還有我夢縈魂牽的
你的名字

妻偏偏正好關上窗子
讓我繼續
午間尋夢

一無所見

鐘聲從對岸紛紛搖落
河的嘆息

樹站了整整一輩子
依然孤寂

晨霧四野徐徐游來
荒涼落寞

■高潤清

沒有弦高的國家

不在考卷的歷史裡
弱國
總是一群狼狽嬉鬧
無妨
中飽私囊買賣
死！是別家孩子

綠卡都注滿絢爛美夢
別說砍掉前人綠蔭
卻裝瘋賣傻
一根掃帚的氣血
福爾摩沙！妳是誰的傭奴

夢碎台灣奇蹟
被凌辱的半導體龍頭
悠然於美麗國沙漠重生

血！流淌著炎黃根脈
看不見管鮑也讀不懂漢唐
更不識滿江紅又何來正氣歌

失落的商賈
沒有剛毅強固盾牌
一群無言泣血
誰！是無恥之尤權貴
忘了根在東方
而妳卻抱著西方的卵
孵化……
不屬於振興中華夢
沈淪……
啊！弦高你的魂魄跨不過黑水溝

2025年3月13日有感“臺積電”
赴美投資而作，寫於八德。

煙雲瘦瘦薄薄如紙
細幼而長

奈何我空空的仰臉
一無所見

涼瓜煮魚

看看真空的包裝說明
原來你也是來自越南
當年我繞過千山
你同樣泅過萬水

一條烹煮好的魚
香味瀰漫
妻說是我親自下廚
這是一頓愛的晚餐

那怕歲月曾經苦過
今夜
我們同樣讓味蕾徹底解放
哎，這感覺一定要甜

夜聽潮聲

春寒之夜，打開詩集
居然湧來一陣陣潮聲

歲月的心
時刻惦記遠在天國的你

我不怕潮聲太吵
我怕聽不到你跟我的說話

其實非言語所能表達
今夜潮聲早已湧入我濕透的夢

(今夜重讀已故好友生前大著《弄潮
兒小詩三百首》。2022年2月22日
乃菲華詩人弄潮兒辭塵之日)

■衛明

五月聖何西

帶上眼睛
和耳朵
聖何西
別忘了戴副墨鏡

帶上鼻子去玫瑰園
帶上嘴，加入美食的派對
這裡是五月花號
自由綻放的谷地

陽光高挑、炫目
匹配置衡的溫差
西山青蔥嫵媚
東山蒼黃粗礪

牛仔不再騎馬
車輛流水飛馳
偶有激進分子
兜售過氣的膏藥

花木掩映的洋房
總也見不到人
安靜了好多天
才聽見割草機的聲音

那麼多膚色、面孔
服飾各異的移民
安詳的眼神有面
圖案花哨的國旗

沒遇到過一場雨
天藍得像天丟了似的
鷹在頭頂盤旋
高大的樹冠紋絲不動

到半山腰去看落日
饕餮遠處海灣、薄霧
夜間山谷璀璨的燈火
頭頂的月亮與繁星

■林啟

暗野

機翼紅燈連閃
下方暗野無際
亮光盡失
——寫於北美往香港途中

外望

捲簾門徐升起
近前枝杈含落日
遠處地平靜立樓群

正月初五

初五凌晨
稀疏煙花聲後
寂靜良久

清早夢鄉外裡
炮仗震耳密集

2025年寄自多倫多

靜謐的夜晚
掉根針都能聽見
天明喚醒我的
是窗外海鷗的啼叫

戰爭紀念廣場

韓戰、越戰紀念廣場公園，相距不遠。
這裡異常寧靜。喧囂的戰爭遠去，
關於這些歷史的流言、謊言並沒消滅。
那些在戰爭中毀滅的夢想與家庭；
墓碑及花崗岩牆上鑄刻的那些沒有跨過
死亡的人，
我們彼此相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殷剛

歡愉

今天和無數昨天一樣
只是日曆上的數字遊戲

生命用白髮和皺紋
以及顫抖的雙手
配合演出

父親照常抄寫心經
他用心經的空無去填補
日常的空無

這也是我的空無
潔白的棉花糖漂浮在空中
在口中慢慢融化

片刻的歡愉
帶來更加巨大的空無

2024年12月31日上海

春夜煮茶與花對視

與淨瓶中一朵碩大的薔薇對視
突如其來的心悸

疾風驟雨一般
花瓣頓時鬆懈散落

坍塌成一小堆
潮濕的花墳

這是突然的訃告
春天死了

2025年02月17日上海

※非馬雙語詩兩首※

冰雪頌

昨天早上
用剛買來的鏟雪機鏟雪
對門鄰居白人太太跑過來問
需要幫忙嗎
我們家裡多的是閒手呢

今天早上
去退還不合意的鏟雪機
在 UPS 運輸公司門口
一個剛從門內走出來的黑人顧客
對合抱大箱子掙扎著上樓梯的我們說
請讓我幫忙

沒有冷冽的冰雪
我們也許不會嘗到
這些人間的溫暖

Ode To Snow And Ice

yesterday morning
when I was fighting with the new snow
blower
our white neighbor across the street came
over
and asked if we needed help
saying there were several idle hands
in her house

this morning
as we struggled at the stairs with a huge
box
containing the snow blower to be returned
a young black man just walking out of the
UPS store
rushed over and said
please let me help

without the freezing snow and ice
we would have missed the chance
to feel the warmth
of the world

假如今天

假如今天
這世界沒有了新聞

熒光幕一片空白
鏡頭找不到曝光的對象
作秀的嘴啞無言
槍口沉默
炸彈拒絕開花

失去情節的連續劇
被一把扯斷
愛恨盤錯的糾葛
從此不再纏綿

假如今天，啊
這世界沒有了新聞

If Today

If today
There is no news in this world

The TV screens are blank
The lens cannot find any object to capture
The show-off mouths are speechless
The muzzles are silent
bombs refuse to boom

TV series have lost their plots
love and hate
will not entangle us

If today, ah
There is no news in this world

傑弗里·賽弗斯 · 賴特詩選譯①

◎馬永波

傑弗里·賽弗斯·賴特（Jeffrey Cyphers Wright, 1951-），美國著名詩人，在艾倫·金斯堡的指導下獲得了藝術碩士學位。作為新浪漫主義詩人，他還是出版商、藝術和文學評論家、生態活動家、經理人、電影製片人和藝術家。他是 20 本詩集的作者，包括《藍色七弦琴》、《無處不在的派對》和《非法雙生子：遊藝場鏡子中的自畫像》。賴特也是著名先鋒雜誌《活著》（Live Mag!）的創始人。他的作品曾入選 2023 年度的《美國最佳詩》。曾獲凱西·阿克出版和寫作獎，最近的作品集《愛的燃料》獲得了 2023 年的詹姆斯·泰特詩獎。讀者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到賴特的電影和木偶戲。

從太陽跳傘

有些人活著為錢——
有些人活著為名。
親愛的，你盈盈湧動，
你是被雨水環繞的孤島。

有些人永遠活著。
有些人超越了邊界。
你攜我渡過河流，
那裡有群星在渴望中沐浴。

你準備去學駕駛，
而我將成為你的車。
不需要許可證。

閃電擊打著閃電，
把我們釘上了天空。

這一切

我把自己視為太陽中的烏鴉，
維納斯的一名信徒，
緊扣住噩夢的馬鞍。
沒錯，我造成了一些傷害，
但在水滴的轟鳴中，你是我的瀑布。
一台嗡嗡響的收割迷你神祇的收割機，
在打穀的警告中仍然保持完整。
一架燃燒的梯子裝飾著我們的旗幟，
插在一個自由自在的遊樂場上，
靠近信天翁的墓園。
除此之外，我是“錯位小姐”的客人。
我把自己視為一棵“東方角樹”。
不是每個人都釘在側風中。

註：“東方角樹”，作者意指自己住在美國東部、紐約東村。

偽裝的謊言

捐贈者階層正在扭曲織機。
支配即是詛咒，
反抗是通往破產的捷徑。
我們必須為剩下的一切而奮鬥。
把你的苦難變成魅力
最好的東西是免費的（比如我），
但雞尾酒卻要花一大筆錢。
在薩福克酒吧啜飲“墓碑”雞尾酒，
我們縱情歡愉，不問因果。
無需多言，只需讓你的雙唇
滴入我的嘴唇，讓我瘋狂。
法拉利駛入避難城市的消防通道，
衝向燃燒的永恆。
只有和你在一起，我才能以屈服為勝。

情人主義

現在且讓我們被歡愉環繞，
身側的絲綢帶電，
由閃電驅動。

在與無聊的戰爭中戴上拳擊手套，
把你的心佩戴在盾牌上，
你行如綠洲，悄悄追逐天堂。
鼓點驟響。

你血液的脈動依舊狂野，
咀嚼著無限的尾巴。

被判坐在燃燒的王座上，
你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你的所有。
黑莓、白葡萄酒、長號……

新月帶著肥厚的嘴唇重新現身。
高潮時，你那毛茸茸的眼睛去了哪裡？

真理與意義

幾乎可以說是真的，在成為
“宇宙先生”之前，我是個無名小卒。
我在前線後面為孤兒們表演
玩弄一些旨在逃避命運的小把戲

通過測試內心生活
與離經叛道之間的接口。
我們都知道可預見性，
說到這一點：

十一月正在收拾它的棕色行李箱，
它厭倦了我糟糕的指引，
讓佈景設計師難堪。
如果我懂得如何表演，就不會胡鬧了。

我或許能分清
一輛燃燒的消防車和一台裸露的警
報器的區別。

異議部長

“檔案”這個詞讓你害怕嗎？
未來，每個人都有一份。
它們存放在記憶重建

與規範修正部。
異常是新的正常！
全球變暖是胡扯！
什麼和橙色皮膚押韻？

普京！“哈哈。”
鎮上新來了一個馬戲團。
這就像，嚎猴和狼
生了孩子。“哈哈。”

世界的問題是我們的，
但我們永遠不會孤單。

笑料

十月嘎嘎作響，乾枯的莖杆
在傍晚的閑談中絮絮不休。
我甚至不嫉妒你，時間，
儘管你的手伸進了我的口袋。
墨水傾入棺槨，
月亮披上白緞。

帝國蹣跚而行，
角鬥士們並非都感到喜悅。
在這痛苦要塞裡
我藏身於天使的尖牙之間，
像被咀嚼的口香糖
既未吐出，也未吞下。

我們臨走之前，讓我為你展示
如何從劍中拔出一個詞。

註解：原文為 how to draw a word
out of a sword，劍（sword）中包含
詞（word），屬於語言機智，漢語譯
文難以傳達。

小蒼蘭

它看起來像什麼？

包著虎皮，
長著百合之舌的
芒果和蘋果。

它說了什麼？

在溫暖的罩著
君主陰影的田野裡
我因雨而閃著微光。

我現在完美無瑕，
拍打著女式斗篷之翼
閃過道路。

為什麼是女式斗篷？

女式斗篷曾經
照亮我母親的
晾衣繩，而我
吵著給麻雀們
撒甜甜圈。

我們一直在找
松樹
因為那些明亮的翅膀
阻止了我們。

你們聽見了什麼？

我們聽見它歡呼著什麼？
還有我們想到的
只是——愛你我愛你。

小蒼蘭的問題是什麼？

有許多籽粒的

成熟葡萄。

答案是什麼？

我右手，
長著雀斑，心甘情願。

你學到了什麼？

稀奇古怪，
沉默。我想要打開，
我想要成為紅色
而且隱身。

當我舔舐花瓣的時候
我因為糖和面包屑
而放鬆了舌頭。

你學到了什麼？

我完美無瑕
現在。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
費用，數目不拘。支票
抬頭請寫：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或
用 Zelle / Paypal 支付：
tchanw@gmail.com

謝 勳 \$100
王性初 \$80
陳聯松 \$80

感謝 **支持**

母 狐 The Fox

◎岩子 譯

只因那雪深厚、無瑕
自白茫茫天空白茫茫飄灑而下

只因她一拐一瘸——淌著血
在被他們擊中的傷口

只因獵人手裡有槍
狗們長著劊子手的腿

只因我想把她抱在懷裡
為她療傷

只因她死不起
捨不得腹中的胎兒

我不知該如何臧否一個士兵的死亡
只因死亡沒有比率。

母狐與士兵

◎朱良

那是一隻母狐。那是由六個“只因”綴連而成的“因果”關係，卻不見一個“所以”——每個“只因”既是“原因”也是“結果”，或者“互為因果”。反常的語言結構，脈絡卻明白清晰，且恰到好處地節省了百分之五十的“關聯詞”——詩人原來是一位“簡約”之高手！

“白茫茫的雪”“深厚、無瑕”，映襯著母狐由傷口流淌而出的鮮血，格外刺眼——那是因了獵人的槍與助紂為虐的狗。“我想把她抱在懷裡，為她療傷”——“只因她死不起，捨不得她腹中的胎兒”。母狐之死，甚至連帶了她的“生命之希望”。那麼對於“士兵之死”呢？——“我不知該如何臧否”。

曲終人不散。這位一向以突出“反戰”主題為創作特徵的美國詩人肯尼斯·帕欽，究竟想告訴我們什麼呢？

“士兵是殺人犯”？還是“士兵”也難逃“母狐之難”？抑或就是詩人一再演繹的“因果”關係，即“因果報應”？詩人最終給出了答案——“只因死亡沒有比率”。

同樣是“生命”，同樣是“死亡”，哪裡會有“同類別”之間的“比值”或“孰輕孰重”？物傷其類，才有“兔死狐悲”，也才有了“生命至上”的共情與憐憫。“自白茫茫天空飄灑而下的”，定然是“白茫茫的雪”，無他。

約翰·貝傑曼逝世 40 週年紀念譯

◎胡珈誠

約翰·貝傑曼爵士 Sir John Betjeman (1906 年 8 月 28 日—1984 年 5 月 19 日) 是一名英國桂冠詩人、作家。他是維多利亞協會的創始人之一，致力於保護維多利亞式建築。他出生於一個荷蘭裔家庭，父母在倫敦開有一家傢俱店，生產維多利亞時代風格的家具。他曾在海格特學校讀書，T·S·艾略特是他的老師，之後又曾在牛津就讀。他的姓本來拼作“Betjemann”(德語)，但由於一戰的爆發而改現名。實際上他家祖上是荷蘭人，並不是德國人，原姓本來就是“Betjeman”，只是因第四次英荷戰爭而改成更像德語的“Betjemann”以避免受英國的反荷人士攻擊。貝傑曼報考了牛津大學，入學考試上數學失利，但仍自費就讀了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進入該學院剛成立的英語語言和文學學院讀書。他在牛津時不是很重視學業，他的老師 C·S·劉易斯認為他很懶惰，而他則覺得劉易斯不近人情。在牛津，他結識了毛里斯·博拉，曾在校報《伊西絲》上發表詩文，1927 年開始擔任牛津學生報《徹韋爾》(Cherwell) 的編輯。他的第一本詩集由同學愛德華·詹姆斯協助，私下印刷發行。他經常帶著一只叫做“Archibald Ormsby-Gore”的泰迪熊，此即伊弗林·沃《重返布萊茲海德莊園》中的泰迪熊“Aloysius”的原型。他後來把他在牛津的生活錄入了無韻詩《Summoned by Bells》(1960) 中。貝傑曼自稱他沒有通過神學考試，因此沒有獲得牛津的學位。實際並非如此。他在 1928 年的希拉里學期確實沒通過神學考試，但學校允許他參加複試“Pass School”。他複試也沒通過，因此才退學。雖然 1974 年他還是得到了牛津的榮譽博士學位，但因退學一事，他從未與 C·S·劉易斯和好。退學之後，他曾做過私人秘書、學校教師和影評人。1930 年至 1935 年間，他在《建築評論》擔任全職助理編輯，歷史學家蒂莫西·莫爾(Timothy Mowl) 說《建築評論》才是貝傑曼真正的大學。貝傑曼是一名雙性戀，1933 年 7 月 29 日和第一代赤特伍德男爵菲利普·赤特伍德(Philip Chetwode, 1st Baron Chetwode) 的女兒佩內洛普(Penelope) 結婚。他與妻子不睦，1951 年與伊麗莎白·卡文迪什(Lady Elizabeth Cavendish) 結識，發展出親密關係，但未與妻子離婚。1948 年開始，他開始大量出書，銷量不錯。肯·羅素因此給他拍攝了電影《約翰·貝傑曼：一個倫敦詩人》(John Betjeman: A Poet in London; 1959)。他晚年受帕金森病困擾，1984 年在康沃爾特雷伯塞里克的家中去世，葬於特雷伯塞里克的聖恩諾多克教堂(St Enodoc's Church) 中。

中尉的情歌

A Subaltern's Love Song

瓊·亨特·鄧小姐，瓊·亨特·鄧小姐，
發光的是奧德肖特的太陽強烈，
茶餘飯後我們那麼艱苦的單挑，
在一場比賽中，而你要與我相比較！

三十而愛，四十而愛，哦！脆弱的滿足，
一隻雨燕的速度，一個男孩的風度
欲擒故縱般的，你在華麗中佔領上風
瓊·亨特·鄧小姐，我被你的可愛所誘哄

瓊·亨特·鄧小姐，瓊·亨特·鄧小姐，
生氣如我，悲傷如我，為你的勝出而道謝
溫暖的球拍又收回夾子中，
但是我蓬頭的勝利者，她愛我不減。

她父親的衛矛在我們行走時閃耀，
我們搖蕩過夏日之屋，沉浸在邊走邊聊，
好客的露台也涼快下來好把客留
伴著六點的新聞我們飲青檸杜松子酒。

針葉樹香氣，沐浴的美音，
臥室通向苔蘚斑駁的風景，
我費力繫上雙頭晚禮服領帶，
只為同我的勝利者趕去高爾夫俱樂部舞台。

夾克和短褲躺在她臥室的地板上，
運動獎杯掛滿了奶油色的牆，
夕陽西沉，疑問的消逝伴隨著光芒，
瓊·亨特·鄧小姐，透過你那低矮的鉛窗。

希爾曼在等待，燈光與大堂相匹配
埃及畫在牆上掛著也熠熠生輝

親愛的，我站在橡木樓梯旁，
平台的燈光映在你發上。

沿著不被接受的道路，沿著林間小徑，
她在晚夏薄霧中向著俱樂部驅車而行
康貝里的九點，鐘聲也十分沉重，
瀰漫著蘑菇、松木和萬年青氣味的風。

瓊·亨特·鄧小姐，瓊·亨特·鄧小姐，
我能從停車場聽到舞會的開幕
哦！薩里的暮色！樂鳴錚錚！
哦！網球少女的手強而迷人！

我們周圍是洛夫斯和奧斯丁遙遙相望
車頂上是我們親密關係的遮擋
右手邊就坐著我夢中的西施，
有挺拔的鼻子與和諧的唇齒。

她披肩的香氣，讓我不知從何讚起
還有前方不祥的、不祥的舞技。
我們在停車場一直待到十二點四十分，
而如今的我和瓊·亨特·鄧小姐就訂了婚。

註：這首詩是一首輕鬆浪漫的詩，講述了一個年輕人對一位名叫瓊·亨特·鄧的網球運動員的愛。演講者描述了他們的競技比賽、她的運動能力以及他們共同的時刻。這首詩捕捉了那個時期的無憂無慮的精神和年輕愛情的純真。與貝傑曼的其他作品相比，這首詩明顯不那麼憂鬱，更加樂觀。它缺乏他後來許多詩所特有的宗教主題和憂鬱的基調。相反，它頌揚年輕愛情的快樂和興奮。這首詩也反映了那個時期的社會習俗。提到希爾曼汽車和高爾夫俱樂部，表明演講者和瓊屬於中上層階級。這首詩對體育和休閒活動的關注也反映了這些消遣在戰後時代的日益流行。

幸福的時光就是記憶摩擦中 ◎童蔚

——讀張耳的《小方家胡同記》

張耳的這首詩寫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寫到城市變遷的胡同裡；人的一生也會經歷若干變幻，留下與歷史、地點有關的記憶。上世紀 50-60 年代出生的城裡人，對於老城的拆遷感觸極深。她的這首詩，凸顯了那場拆遷過程，在今天讀來有一些追憶古城似乎還殘存的氣息，從開始到結束，都伴隨著一種視覺角度，讓空間在時間的變化中繁衍出來。

張耳對老北京的回顧與她個人生命相互交織，她生於斯長於斯，她對這個主題的書寫顯得相當自然，同時，因為年輕時留學海外就添上了思鄉的內蘊，與本地人的感受還不同，更加重了文本中的感性或理性的成份。

如果是生於 21 世紀的詩人，書寫同樣的內容或許欠缺了回溯的可能，一些具體的地點只存在書本裡，於是就帶有書包裡的意味，是另外一種路徑的寫作。它不存在有血有肉的衝突回憶，多半是智性的觀照和廣泛的聯想。

一旦意識到你生活過或非常熟悉的地點上的有限的物體，徹底消失了，詩人反而開悟一樣地陷入書寫的境界，這種記憶有時候非常“文化”，有時候頗為諷刺；有時候讓你感覺悲傷有時候又覺得很滑稽，城市在各種煎熬中變得越來越繁華，然後又變得很破敗，那些曾經的平民變得富有，而無需智慧的啟迪，那就是類似《小方莊記》裡表述的市民，他們的命運和這座城市捆綁得最密切，這首詩也寫的接地氣。但是，張耳的接地氣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她喜愛多層次音樂結構連續視覺旋律的鋪排，以鏡頭感推進，每四行為一個段落，為一組意象，由此構建連環式的結構——

詩一開始的第一句話相當重要。張耳說，“幸福的時光就是記憶摩擦中……”我們來看看她記憶摩擦的情景是怎樣的？原來是——

早已消亡的和尚頭，小時候的歌謠，
缺了娶嫁，相親，後媽和繡球

門神瞪眼……

她將這些記憶歸納為，驅逐了這裡的平民風景。詩的第一段充滿了詩人兒時的回憶氛圍。詩人和回憶的關係總是格外量子糾纏的，詩人的記憶力也需要足夠強大，才適合構建一首強有力的詩作。

第二段，是很強的視覺渲染，表現四合院裡的各種物種，從植物，到一地雞毛——君子蘭、龍舌蘭、萬年青以及無法避免的這小院子裡的混亂。詩人說：

不哭泣的棕櫚等在門口，等來秋天的呼吸

這些突忽的細節敲打櫥櫃裡

雞毛遍地，不，是倒扣的臉盆腳盆

這些也是為即將到來搬家場景的鋪墊，詩人寫的信手拈來。同時讀著，也感覺到張耳的詩很喜歡在具體的事物與抽象的詞彙之間進行調配，比如，棕櫚與秋天；細節與臉盆。

第 3 段，轉入搬家的場面，描寫她所特在意的“詩意”。詩人列舉各種搬家公司的名稱，諸如“雙龍搬家”“利通搬家”，看來她是對漢語名詞很敏感，也很喜愛的詩人，在這一段她還搜羅了“創新、宏達、大眾、大方、百順、煥發、老兵、順心、順鑫、燕京、廉政……連通、亞運、福星、華龍、鴻興”等搬家公司，其中“順心”、“老兵”和“廉政”都進入了搬家的行列，挺耐人琢磨的，的確讓人感覺福星高照，無論怎樣，有些名稱兼帶形容詞、動詞的意味，帶給讀者的感受是多層次的；從聆聽而言，有節奏感，最後她的筆觸落到了“搬家、搬家！”這簡直就是搬家中腳步如鼓點奏響的節奏。

在這一段，還出現與之相聯繫的另一個層面：詩人說到“謎底，夢一樣醒來”：詩中的“八月”和“革命到底”，觸及到文本的另一個層面，張耳喜歡複調式的書寫，搬遷行動中蘊含著關乎一

座城市曾經被砸爛過的潛文本。而張耳則以俏皮、調侃的語氣表現，構成了表象文本與潛在文本的雙面複雜性。

張耳的藝術處理模式是，細節的鋪展依賴邏輯軌跡漸次展開，追求豐富的元素：從“革命到底”到“天若有情天亦老”這樣跨度的詞語指向，跳躍很大，但說這些話的市民的確就住在這個胡同裡，隔著朝代他們也重疊在文本裡。

第四段，詩人聚焦於街坊鄰居，她寫道——

定格。一曲接一曲的連鎖歌，首尾相接
東邊不亮西邊亮，把一張寫黑了的紙
裁剪成乾淨的微笑：學生、學生、工人、
工人

退休工人、教師、保育員、家婦、職員、
幹部、待業、待業

……

精心養在盆裡的是能帶走的文化，留在
推土機下的

絆倒找不到屋頂的風，無愧於關外大漠

看到這裡不禁想到，世界的本質就是拆了蓋，蓋了拆。但對於北京這樣的老城，其中的滋味只有身居這裡自小長大的詩人才有那種不捨也得捨得的情與義。或許，其它的老城也讓老人們如此感懷。張耳觀察到的一個細節，令我感覺詫異，她說“兩扇臨胡同的街門不對縫”，估計這是很懂得老北京胡同的人，才能寫出的句子，很地道的視覺經驗。

接下來，詩人的敘述讓我感應到漂泊過的人特有的惆悵。我不便於隨意拆解詩句。每一行的元素都裝得滿滿的，有寫實的，有暗示的，有明就有暗，天上飛的，腳下踩的雨水，詩人忽然問道“舉家遷移，還有更重大的事件嗎？”另外，她寫到了“待業”，一切推到重來，來不及逃脫的種子，出頭夢、黃金夢、團圓夢、子孫夢、生根夢，關於家的夢，當然，這些都是重大的事情。還有拆遷費。詩人不僅寫了漂泊感，也寫了待遷徙感，那麼，什麼是小方家胡同能留下的表情？什麼是絕對消失了，小方家胡同的文化能帶走嗎？

夢誕於荒

◎阿黛

——讀《荒誕集》有感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大才子蘇東坡的名句。其實，有夢可做，還是不錯的。至少，夢可以無視規則，亦可不講道理。荒者，“蕪也”（《說文》），“地廣大，荒而不治”（禮記·曲禮上）。野地無垠，麥禾不生，正可跑馬。所以，陳銘華《荒誕集》開篇第一首，“鳴沙山：駱駝在自己製造的光陰下呼呼地呼風喚沙。”駱駝、風沙、作者、讀者，同處大荒之地，時空倒錯，古今合一，這樣痛快淋漓的似夢非夢，正是詩之所以為詩的樂趣。

又如《4月30日·西貢》：

我以什麼理由來忘記

他們從一個S型下半身的四面八方來到這所天主學校裡，早上背《孔雀東南飛》，下午讀《金雲翹傳》；他們吃福建薄餅，喝加冰加鹽加檸檬的可口可樂；他們看《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聽《今天不回家》；他們考秀才，忙著戀愛

我以什麼理由來忘記

淚水沿著S型下半身一條又一條前線南撤流淌，江水緊挨著城市街道嗚咽；一架戰機衝進鄰居客廳，一輛坦克軋破電視熒屏；一頂又一頂沒有五官的鋼盔仰首問天，一襲又一襲沒有四肢的軍服放下M16；一葉又一葉沒有硝煙的扁舟，一個女孩揮手自茲去

我以什麼理由來忘記

2022年西貢湮沒47週年

幸福和痛苦的回憶可以只隔一行，生與死的距離也許只有一米，是巧合？是無常？是僥倖？是命中注定？玲瓏美玉誕於大荒山無稽崖下，沒有解釋，詩的迷人之處恰恰是說出（於是接受）這無有不分的荒唐。

“荒”的道具在光怪陸離的現代社會裏無疑是越來越多了，這幾年更是幾何倍數增長，陳銘華在荒誕集的詩裏幾乎就信手拈來，指紋採集器、時空穿梭機、口罩、新冠、封條、社交安全距離、靜默，好像是令人膽戰心驚的一段歲月，現在，詩人發號施令說，你們起來，再表演一次，統統來做詩的棋子。無怪乎“躺平是一種積極的植物態度”（陳銘華詩句，出自《韭菜莫共花爭發》）……

陳銘華也積極地請了AI出場，AI熱情洋溢地積極工作，點評配插圖，似乎頭頭是道，這也許是荒誕的另一個注腳？能做夢者都是有心之人，AI有腦，卻沒有心臟，是否這世間有心的人已經越來越少？雖然“里爾克沒有手也能擁抱”（陳銘華詩句，出自《死與美之外——悼詩人秀陶》）。

2025年2月23日草於二畝園中

在這條胡同裡詩人列舉的夢已然超越了地表，是各種夢與重大事情產生的因果。“重大事情”，這樣的語感只有在中文裡才有特殊的意味，也才與百姓的夢產生了必然的關係。

詩人寫道——

……看搖曳的國槐在詩裡惆悵，然後挑起真正的逃避者——“天若有情天亦老”。而被天遺忘的人們必須把握補償係數，服從城市建設需要，來不及商量水龍頭歡快地細細思維：紅條藍條墩布，鳥籠，新洗的衣裳。舉家遷移，還有更重大的事件嗎？槐樹沒有了，鴿子沒有了，只有八月的雷聲那麼響。那麼，還是不直接說雨掉在地上，漫磚的小院、剩下的屋頂

滿眼瓦礫。彷彿又一場果斷的旺火斷送了這裡最輕微的種子，一切推倒重來

在一張寫黑了的紙上求索最新的圖畫：草綠

嫩芽的綠，未來的綠。甚至

那些穿綢緞帽的，皮靴馬刀的，長衫旗袍的

T恤短褲的，像來不及逃脫的果實，也參透了

秋天的賜予。像柿子高掛，打出我們的出頭夢、黃金夢、團圓夢、子孫夢生根夢，關於家的夢。就這樣吧

天邊冉冉升起的十一座吊塔走在語境的前面，紅色掘土機，藍色防護板，清晰度切開

磚頭瓦塊裡暗藏的自然。黃土、灰土……

古老城市的拆遷和改造，是我們共同經歷的大事情——老的北京不可能存在了，老的街坊都散了，老的腔調也彌失了，對於往日的失去，不能是簡單的懷舊；有些拆遷是地理學上的，有的隸屬於精神世界，拆遷連帶遺失掉舊的形式和內容，

也連帶著巨大創造的可能性。如果從天空看30年代的北京城的景觀和今天的北京，簡直就像一幕大戲更換場景，真正保留下來的只是零星的個別，宛如“道具”。這是一首結尾開放的詩作，儘管過去的生活已經被瓦礫掩埋，但新的生活依然會在此處生根發芽。

這首詩中，原封不動地照搬了小方莊胡同普通老百姓的名字，這樣的植入，不僅僅是後現代的表現手法，也具體現實意味。試想，我們時常見到光榮榜上一系列的名字；紀念牌上有名字排列，而方家胡同人的名字放到詩裡面，顯得十分迷人；詩人不僅愛名詞，還喜歡念誦名字？也許。從古至今，名字不僅是個人的指代也蘊含長者的希望以及個性象徵，人名在文本上看似抽象，在現實中，是每一個活生生的個人，不禁讓讀者聯想到，不知道他們今天生活得是否幸福？

至此，我還是感覺這首詩的後半部份我展開得不夠細緻，面對這首飽含情感的詩作，我想到她的創作特色是鮮明的一一選擇貌似客觀白描的寫法。特別重視細節。張耳把細節邏輯化展開的過程，依附著攝影家徐勇的作品，這種互文的效果呈現出來時，就具有“視覺顯化”和細節精確的優勢。

若干年前的一個夜晚，我和張耳在北京街頭告別時，記得那是一個雨夜，我還記得街邊有新開張的外資餐館，那時，我們很難想到這個世界發生如此巨大變化，每一個物體都被上蒼賦予了不一樣的秩序、塑造的意義；哪怕是支離破碎的表象和破碎的“信仰”，哪怕事物帶著令人瞠目結舌的後現代化特色，但寫作的本質，依然是孤獨的。

2024-9

閱讀方明的幾個關鍵詞

——方明詩集《然後》有感

◎孟樊

一
方明是旅台越華詩人。尷尬的是，林曉東在近年編選的《越華截句選》（2018）十三位越華詩人中，並沒有選入方明的作品。而提到越南的華文新詩，立即浮現腦海的詩作，當仁不讓的必是洛夫的〈西貢詩抄〉，然後想到的又是載入《台灣新詩史》裡的吳望堯與尹玲，乃至於秀陶；然而吳、秀二氏其實是自台赴越經商有成的詩人——雖然方明後來負笈巴黎後亦是事業有成，而尹玲則同自台大畢業後亦遠赴法國入巴黎大學就讀。還有一尷尬的是，初識方明時，我一度誤認為他是香港僑生（因為他的廣東腔華語），後來才知他祖籍來自廣東番禺。

林曉東主編的越華詩選，因為沒有“旅台”兩字，所以把尹玲和方明給遺漏，這毋寧是該部詩選最大的漏洞！越華旅台詩人或作家，雖然人數和聲量上較諸馬華文學有所不及，但提到越華詩人竟漏掉方明，難免有遺珠之憾。

然則我們怎樣來看待方明的“越華身份”呢？方明從1970年代初即執筆賦詩，迄今之詩筆生涯少說也有半個世紀了，但他只交出《病瘦的歲月》（1976）、《瀟灑江湖》（1979）、《生命是悲歡相連的鐵軌》（2004）與《然後》（2022）（不包括韓譯本《歲月無信》），且其收錄詩作多有重複，嚴格而言，和方思、方莘、方旗等“方派詩人”（這是戲語）一樣，他也算是少產詩人（或因經商忙於事業有以致之），但他那越華身份顯見對他早期創作有很深遠的影響，這讓他寫了不少戰爭詩和鄉愁詩。

在方明的論述《越南華文現代詩的發展：兼談越華戰爭詩作（1960年-1975年）》（2014）一書中，即輯有除了他自己之外的十三位越華詩人的戰爭詩，該書以戰爭詩凸顯越華詩之特色，視之為越華新詩的主旋律，不啻是一部“越華戰爭詩史”論著。1970年代的越華詩

人與眾不同的是，面對分裂的越南，烽煙瀰漫，戰火夷燒，親人之間甚至流離失所，無法逃離戰爭的威嚇，詩人不可能對於戰爭無動於衷，方明自也不例外，在他的《生命是悲歡相連的鐵軌》中即有〈戰爭篇〉七首戰爭詩，首首都令人淒然，譬如〈感覺（之二）〉一開始提及的這樣的越戰情景：“黃昏的戰鼓撕著荒涼的雲塊／蒼白的歸鳥撲向號角嗚咽”，繼而引曳出令人掬淚的畫面：

“眾樹招搖旗幟／孤魂哭皺母親的／白額 幾束皚髮／幾束離愁／綴補的麻衣／是渡江時的夾克／（古來征戰幾人回？）”而戰爭的殘酷更令旅台的詩人有家歸不得的苦澀，方明十八歲在越戰期間來台求學，1975年南越戰敗淪陷，遂使家在西貢（現易名為胡志明）的他“穀艱不安”，望鄉哀嘆，如〈破陣子〉一詩末尾所說：“遙不可歸的家，郵票貼不住的思念，我一弦琴音一束鄉愁，夜夜往返撫伴母親的容顏。”只能在詩裡寄寓他濃郁的鄉愁，使得他的戰爭詩往往也是鄉愁詩；而這些鄉愁詩甚至延續至該書最末一篇〈懷情篇〉的詩作裡（如〈賞月〉）。翻開這時方明的詩冊所奏出的旋律，和另一位同是旅台的越華詩人尹玲庶幾異曲同工。

然而與尹玲不同的是，方明詩中幾乎不見前者那種認同（或身份）（identity）之焦慮，在尹玲詩裡，追尋身份之歸屬，一直是她面臨的人生課題，她的越華身份，旅台與旅法之經驗，受到多重文化的影響（譬如〈讀看不見的明天——重構另類六〇年代（午）〉中面臨多語的困擾），可以嗅出那詩裡呼之欲出的飄泊感（如〈邊界〉等詩）。方明雖自承，“西貢，台北，巴黎將我成長的心路歷程切割得有太多的激情與茫然”，但他擺盪在四方（越人、華人、台人、法蘭西人）身份之間，骨子裡鍾情的似乎是文化中國，讓他遙拜的是“龍的族史悠長五千年”，甚至直到晚近想到清明祭祖，仍能感受“血緣與習俗猶似

在這張偌大海棠葉的脈絡／源源不息延伸”（〈清明〉）——而這在他早期的《生命是悲歡相連的鐵軌》的〈馳古篇〉即已昭然若揭，越共統治的越南與浪漫旖旎的法國，對方明而言，從來都不會造成他的認同困惑。儘管他（早期）也寫了不少旅法的詩作（與尹玲同），但這些旅法詩卻盡是旅遊詩；而像〈巴黎夏日〉一詩末段提及，他看著邊喝可樂邊瘋世足賽電視轉播的中國青年，竟興起“該否拍拍他們的肩膀，說此刻在遙遠的國土，正賽著瑟瑟的龍舟”，顯然滲透著他濃濃的文化中國鄉愁，亦足以佐證。

二
鍾情於文化中國的方明，應該說，此係緣由於他之醉心於“古典中國”——更切確地說，是他對“中國古典”的熱愛，毋寧說，這是出於方明作為一位詩人有以致之，換言之，他之認同於文化中國或鍾愛於中國古典，恰恰是來自他作為詩人的身份，而非由於其國籍之隸屬，對方明而言，詩人身份分的比重絕對要大於他護照上的國籍歸屬。

方明的“古意”，大半集中於他早期的創作，散文詩〈瀟灑江湖〉以及讓他獲得台大新詩獎的〈青樓〉（1976）、〈髮〉（1977）堪稱代表。早期的散文詩集《瀟灑江湖》與《生命是悲歡相連的鐵軌》所收詩作，泰半都可嗅出那濃濃的古意。而此得拜賜於其用典之故，諸如：嫦娥月宮深鎖、離騷憂忿腸斷、釵頭鳳悲歌化離、昭君和番、水滸梁山、岳飛刺背，以及怒髮衝冠為圓圓……這也包括他化用古詩詞文字，如“悲盡青絲轉白髮”（〈有一種心情〉）、“曾有相思苦戀的淚果真在此階前滴響到天明”（〈清明〉）、“不餐西風的是瘦馬／不踏古道的／不識古人”（〈古道〉）、“我早生的華髮是一次未渡的／神遊”（〈登樓〉）、“紅嫩的酥手”（〈馳古三卷〉）、“江湖飄灑幽幽的兩……（中略）一盞燈便是一次夜讀的見證”（〈瀟灑江湖〉）……以此嫁接古典，是為方便之門，古意便能從中洩漏。

然而，方明的用典，出手卻很輕，亦即他對於典故多半一語帶過，不太在裏頭作文章，譬如〈瀟灑江湖〉可說他用典最多的一首詩，但第四節提及的蘇武的鞭節、昭君的琵琶、李廣的臂膀、木蘭的花槍，並未鋪展，只是做為例子交代而已；不過，如此亦已足夠為其詩作添加古意了，因為那些典故也可形成古典意象，而大量操使古典意象則是早期方明慣用的手法之一，也是形塑他成為“古典方明”的主要源由，甚至讓他比中文系出身的（早期）陳義芝更陳義芝！

方明的古典意象，用字典雅且十足地中國，誠如管管所說，讀他的詩“如碰上離騷一點點，碰上漢賦一點點，還有一點點魏晉”，此一比喻之語，縱不中，亦不遠矣。以《然後》所收 1974 至 1978 年少時舊作觀之，十五首詩作（含組詩）幾乎要讓我們乘興躍入古代，洄游於古典歲月：與詩人在青樓邀酒，醉爛花間；登樓觀河，以墨香行走詩詞；中秋月圓，與書生馳騁於古道，前去抹深宮的宿淚……請聆聽底下從深宮中傳出的聲聲哀嘆：

盡是千響柳聲鬧我失調的睡意，掀開那薄如寒夜的幃幕，
瑩瑩的燭光吞吐我半身殘影，忽聞門外梵音我欲折的柳腰
忍不住蹣跚的步履，遂似斷
箏鏘然隱去。
音韻猶在

巍峨的宮廷蠶食我未凋的宿淚，唯有歌迎笙樂以及無依的紅燭伴我依依，不見亂紅飄落，幾夕的夢魘猶有憔悴鏡裡紅妝。

未驚癡情未恨風月未涉別亭，說登龍門說稗官史我千秋，半載枕寒卻聚淚珠無數。

這首〈深宮〉散文詩，可說完全不見現代意象，宮廷、紅燭、柳聲、斷箏、別亭、龍門……皆非現代物事，除非你乘著時光機回到古代，否則無以瞧見（影視演出另當別論），詩中意象所營造的時空環境，古典味十足。《然後》這

一輯十五首詩皆可作如是觀：縈繞的古典意象形塑了詩人古典的形象。這首〈深宮〉和同輯中另一首〈青樓〉其實皆屬相沿成習的閨怨詩，傳統的閨怨詩歷來主要出自男性詩人手筆，以女性視角並模擬她們的口氣抒發思慕與哀怨之情，方明這兩首詩也不例外，不論其指涉的是宮闈中的妃女或是青樓裡的女妓，那閨怨之聲並無二致。然而，方明以女子角色代為發聲的寫法，在此似太過“循規蹈矩”了，並未別開生面另創新意；若然，我們有了李白的〈玉階怨〉、王昌齡的〈閨怨〉，後人之閨怨詩可以休矣。如今回過頭來看鄭愁予當初的〈錯誤〉與〈情婦〉，他反以男性視角入詩，令閨怨詩有了新意，自成新典型；不過這卻苦惱了後輩詩人，方明和同輩詩人同樣都面臨另鑄閨怨詩典型的挑戰。

這些古典意象隨著詩人年紀增長，到了晚出的《然後》，有逐漸褪色的傾向，你可以看到〈晨曦公園〉裡出現的現代銀髮族成了輪椅族被外籍看護推到公園遛達如此尋常的畫面：“推輪椅與坐輪椅兩個族群 / 看似和諧的龐集一起 / 推輪椅的嘹亮數說異域新鮮的喜悅 / 然後喟嘆鈔票的厚度與鄉愁的濃度 / 同樣迅速蔓增 / 坐輪椅的囁嚅細言生命之滄桑 / 最不忍捨棄的鄉愁竟是 / 牽掛的塵世”，描摹的場景從古代換成了現代，那古典意味自然而慢慢杳然消散，我們可以這麼說，方明晚近所寫的《然後》（不包括集中所收 1974 至 1978 年舊作），已不再對“曩昔”縈懷聖念，乃至直面時下社會，提出他的針砭之言（如〈毒食油 VS. 黃小鴨〉、〈糾葛隧道〉），透露著他的“離騷式”憂思（如〈疫思〉）。縱然如此，古典意象於方明而言卻也未予完全棄絕，譬如〈清明〉裡述及“狂狷揮劍的英豪終將凋存的蒼髮 / 化作支支風中垂頭慘白的蘆葦”——英豪狂狷揮劍總不會是現下出現的場景吧？至於送給洛大夫婦的寫於 2019 年的贈答詩〈萬丈紅塵遇知己〉，全詩盡皆以古典意象呈現，似乎又回到少時那“書生”的年代。

三

說到方明的古典意象，我們就不得不提他的用字與用詞。方明的用字用詞向來典雅，頗有古風，與古典意象之使用相得益彰，而這也形成他與眾不同的詩風，在當代台灣詩人中可謂獨樹一格。早期的詩作，例如散文詩〈青樓〉裡如此描寫寂寥閨房內之女妓（第二段）：

一池鏡色盈溢我憔悴之容顏，低領整裝
禁不住簌簌的熱淚
似蠟燭垂灑一地艷紅鞭打著朵朵含苞的
笑靨，滿襟香氣幽
幽瀟漫你躍出的慾念只隔一片羅幃之欣
然

良人何在？空閨寂寞終歸耐不住慾念的
鞭笞，含苞的笑靨縱有風情萬種，豈能
禁得起歲月的無情？唯有映我月華聞得
女子殘燭之哀怨：

夜夜我無需卸妝，一輪月華映我衣袂黛
螺，那陷落的吻痕
匍匐遍體海綿的麟傷，歲月漸老我愀然
的風情縱有殘燭之
哀怨，一曲消魂終解今宵恣意貪歡

不聽青樓流瀉的閨怨之曲，我們把鏡頭轉到登樓賦詩的詩人。且看〈登樓〉（分行詩）所繪製的如斯畫面：“你古色的蕭然 / 靜寂在每夕風霜 / 而旋起的渡口 / 誘盡酖顏仕客 / 騰雲話國事 / 沈雁幾度歸”，「月是你古銅的鏡 / 遙望江山 / 近泊西湖 / 有才子飛沫題詩 / 斑駁的龍柱 / 猶有騷怨大壁山河 / 沉溺一杯燒酒」，而此時「日依崦嵫 / 滿腹經綸焚成野話 / 欲歸翠園 / 返途無雲鶴 / 臨江棹橫 / 對岸畫景明滅”。即不論其描繪的景緻如何的“古色”（如：蠟燭垂灑一地艷紅、返途無雲鶴），光就其用字用詞來看，除了典雅，更可嗅得出它的“古意”，如：羅幃欣然、一輪月華、衣袂黛螺、酖顏仕客、日依崦嵫，都非現代用語；即以“今宵”、“每夕”用字為例，更能一目了然，顯然詩人刻意不用“今晚”、“每夜”這類現代白話，以免壞了“古意”與“古色”。

方明如此的用語習慣到了《然後》，

微感

——讀《荒誕集》

◎鄭建青

詩人陳銘華近出一冊詩集，名為《荒誕集》。有兩首尤有嚼勁。

一是〈髮之外〉。其誇張接李白“白髮三千丈”之氣。詩的顯義是習慣成自然。雖髮已剃光，然每每盥洗完畢，依舊“拿起梳子對鏡備梳”。原想退休回家剃光頭不用再天天梳頭，可不知不覺中，梳頭已成定律。詩題“髮之外”似指一種難狀之境。剃似如剃度換個身境心境，尋一種清淨自在。然此境之外，似還有些許難捨之世事難以梳理。佛語捨得，捨才能得。然此詩似指捨亦難得。

第二首“重陽”寫於2022年10月4日，即農曆9月9日。詩極簡約。雖歸納散文詩，但僅僅一行13字，如同俳句裡的monoku（一行俳），含川柳之風。晨醒即滑掃微信群，且喻為爬樓梯，既有誘惑又有幽默。彷彿累且快樂著。唐朝詩人王維登高憶兄弟，陳銘華爬樓讀微信亦同登高。然此登高非彼登高。滄海桑田，萬事變遷。手指一滑，友皆現網梯前。因此，“重陽”無孤寂之感而有揶揄之味。

《荒誕集》之一特色是簡潔。這兩首應是其代表之詩。荒誕之時讀此集，於困錮中得了些許輕鬆……

一方面由於題材的選擇（譬如對於當今社會現象的反思），另一方面也因為詩人歷經人世的淬鍊，稍稍有了調整，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像〈都市心情（之二）〉那樣的白話用語，如對拜金女郎這樣直白的挖苦：“嫁入豪門後，便可午時起床嗜海鮮 / 泡 SPA，呷下午茶，然後 SHOPPING 看電影”。然而，當你翻看到〈七夕〉一詩如下的段落：

今夕何夕，餐廳裡的調酒與調情都在挑逗過度興奮的玫瑰，在此合羣狂飲一樽樽花容般紅的慾火，橫陳在被俘虜的風月胴體，狷娟的歡愉又豈在朝朝暮暮。

在此，那種對用字與用詞幾近雕琢之能事的“方明體”似乎又回來了（儘管場景換成現代酒吧或餐酒館）！在字詞的選用上，方明向來頗為著力，下了不少工夫，其詞藻之雅、用字之美，幾已成其特色鮮明之風格；而他的酷嗜僻字，則又另成一絕，諸如：窰窰、鬮月、顛望、斷斷、宴醕、氾氾、啣啣、蹉映、雞呼、戰張、淳滄、鞦韆……不勝枚舉，這些罕見的生僻字，時不時便出現在他的字裡行間（早期詩作尤甚），令人印象深刻。譬如寫於二〇〇二年的〈預約仇離〉，首段便出現“黠闇”、“燻熿”、“勳然”、“優真還假”這些你得翻查字典的僻字，但僻字大半也是死字（dead word），於創作表現無補，且易形成閱讀的小障礙，偶一為之可以畫龍點睛，若變成寫作套路，即宜審慎為之。依此看來，上面管管說方明的詩有那麼一點點“魏晉風”倒也有點道理，魏晉（南北朝）駢文興盛，辭藻華美，詞色工麗，好用生僻字，說方明有此文體風格，洵非信口雌黃。

而工於詞藻的方明，既於選字用詞上下功夫，“進之以渲染色澤”的“敷藻”，乃自然而然順理成章之舉，於茲，修飾語和複合句的運用便成了他習用句法，如贈洛夫夫婦的〈萬丈紅塵遇知己〉第三段（一句）：“我蹣跚攤開煩躁的細軟與起居茶蓆的雜選，也無從將人情世情鉗鑲入顆顆錙銖來周旋官場人場的喜愁知己”，一連串敷藻之用語，勢必增加詩句的長度（他段、他行亦同），而這也使得方明之詩行被拉長，亦成“方明體”的一大特徵。看來方明會在林曉東編選的《越華截句選》裡缺席，不是沒有

原因的，因為他根本沒有四行以內的短句小詩。進一步看，長詩行的寫作易於使語意飽滿，飽滿的語意若未於字裡行間埋下衝突的引線或伏筆以製造張力，不免有肇致散文化的隱憂；或也由於長句的使用，較分行詩適於長句的散文詩反倒是方明的一個“出路”，而他會繳出一冊散文詩集自有其道理所在。

四

方明從《創世紀》抽身之後創辦了《兩岸詩》，將目光放眼兩岸詩壇，或許這與其文化中國意識有關也說不定；但他始終維持著與《創世紀》的洛夫忘年情誼，堪稱詩壇佳話。有趣的是，方明仍是方明，沒因此變成了“小洛夫”，各自有著不同的詩風。

方明雖然姓“方”，但不要誤認為他是“方派詩人”之一，因為台灣詩壇雖然出現方思、方莘、方旗，乃至更年輕的方群，但那是余光中的戲言，作不得準。方姓詩人除了姓方，彼此並沒有交集！

方明雖然說著廣東腔的華語，但他不是香港僑生，而是和尹玲一樣，家鄉是同在南越的旅台越華詩人，如假包換。

古意盎然的方明的詩自成一格。他的工於詞藻，喜用僻字，好作長句，在台灣詩壇無出其右者；“方明體”乃自成典型，但也得努力增產。

以上就是我所知的這位詩人方明了。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詩可以稱為詩歌嗎？

◎段躍初

在文化的長河中，“詩歌”一詞常常被人們掛在嘴邊，似乎詩與歌本就是一體。然而，當我們深入探究，就會發現“詩”雖名為“詩歌”，實則與“歌”有著本質的區別。

美國新大陸詩刊主編陳銘華曾說過：詩人寫的詩不叫詩而叫詩歌，真的很好笑。更何況這約定俗成並不完整，因為正談著“詩歌”的時候忽而又必須要用“詩”了。一篇文章中或一段文字中時詩時詩歌，意義混淆邏輯不通，豈非為文的大忌？陳銘華的這番言論，也反映了在日常表達和認知中，人們對於“詩”與“詩歌”概念界定的模糊與混亂。

越南詩友余問耕也為此寫有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一位詩人前去探訪歌手，歌手見到詩人十分高興，迫不及待地拿出一首新歌，邊彈邊唱，而後詢問詩人的看法。詩人稱讚歌的詞、曲以及歌手的唱功都非常出色。隨後，詩人也拿出自己剛寫好的一首詩，想聽聽歌手的意見。歌手卻要求詩人唱給他聽，詩人一臉詫異，說道：“詩怎麼能唱呢？”歌手則疑惑回應：“不能唱的，為什麼叫詩歌呢？你連詩和歌都分不清，還寫什麼詩？”這個小故事看似簡單，卻反映出很多人對詩和歌概念的混淆。

從歷史的源頭來看，詩和歌最初確實有著緊密的聯繫。在遠古時期，詩、樂、舞三位一體。那時的人們在勞動、祭祀等活動中，通過有節奏的呼喊、簡單的曲調以及肢體動作來表達情感、傳遞信息。比如《詩經》中的許多作品，在當時都是可以配樂演唱的。《詩經》中的“風”，多是各地的民間歌謠，它們在田間地頭、市井街巷傳唱，以簡單質樸的語言描繪著百姓的生活百態；“雅”是宮廷樂歌，用於各種典禮儀式，其曲調更為莊重典雅；“頌”則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充滿了對祖先的崇敬之情。這些詩與音樂、舞蹈相互配合，共同構成了當時社會文化生活的重要部份。

隨著時間的推移，詩與歌逐漸走向了不同的發展道路。詩越發注重文字本身的藝術價值。以唐詩為例，詩在格律、

押韻、對仗等方面都有著嚴格的要求。像李白的《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短短二十字，通過簡潔而富有意境的文字，將詩人在異鄉的思鄉之情表現得淋漓盡致。詩人運用精妙的語言，營造出獨特的氛圍，讓讀者僅僅通過閱讀文字，就能感受到其中的情感波瀾。這種對文字表現力的極致追求，是詩區別於歌的重要特徵。

而歌則更側重於旋律和節奏對情感的表達。一首動聽的歌曲，其旋律能夠直接觸動人們的心靈。比如經典老歌《月亮代表我的心》，簡單的旋律，卻蘊含著深厚的情感。歌手通過聲音的抑揚頓挫、強弱變化，將歌曲中的愛意展現得纏綿悱惻。即使不看歌詞，僅聽旋律，人們也能大致感受到歌曲所傳達的情感。歌的魅力在於它能夠借助音樂的力量，更直接地引發聽眾的情感共鳴。

從創作方式來看，詩的創作往往更依賴於詩人內心的思考和文字的雕琢。詩人在創作時，會反復斟酌每一個字詞，力求用最恰當的語言表達出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他們可能會從生活中的點滴細節、個人的經歷感悟、對自然和社會的

觀察等方面獲取靈感，然後通過文字將這些靈感編織成詩。例如杜甫的《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詩人身處安史之亂的動蕩時期，目睹國家的破敗、人民的流離失所，內心的悲痛與憂慮化作了這一首沉鬱頓挫的詩。

相比之下，歌的創作則需要詞曲作者的合作。作曲家要根據歌曲想要表達的主題和情感，創作出合適的旋律，旋律要具有一定的節奏感和感染力，能夠吸引聽眾。詞作者則要根據旋律的特點，填寫與之相匹配的歌詞。歌詞既要符合旋律的節奏，又要能夠準確地傳達歌曲的情感。例如周杰倫的很多歌曲，方文山創作的歌詞富有詩意，與周杰倫獨特的旋律相得益彰，共同打造出了一首首經典之作。

在傳播方式上，詩主要通過文字的形式進行傳播，可以在書籍、報刊、網絡等各種媒介上閱讀。人們可以在閑暇時光，靜靜地品味一首詩的韻味。而歌則更多地依賴於演唱和播放，通過歌手的演繹，借助廣播、電視、網絡音樂平台等渠道傳播。一首歌的流行，往往需要歌手的精彩演唱以及廣泛的宣傳推廣。

儘管詩和歌有著諸多區別，但它們並非完全割裂。在現代文化中，也有一些將詩與歌重新融合的嘗試。比如一些歌曲會採用經典詩詞作為歌詞，像王菲演唱的《但願人長久》，歌詞便是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這種方式既保留了詩詞的文化內涵，又借助音樂的力量讓詩詞以一種全新的方式被大眾所熟知。

詩雖被稱為“詩歌”，但它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體系，與歌有著本質的不同。詩以文字為載體，通過精妙的語言、嚴謹的格律和深刻的內涵展現其魅力；而歌則以旋律和節奏為核心，借助聲音來傳遞情感。了解詩與歌的區別，能夠讓我們更好地欣賞和理解這兩種藝術形式，感受它們各自獨特的文化價值。無論是詩還是歌，都是人類文化寶庫中的璀璨明珠，它們共同豐富著我們的精神世界，為我們的生活增添了無盡的色彩。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及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散文詩 (poème en prose) 是起源於法國的一種不分行詩體，白話文運動前，中文詩雖不分行，但詩仍然是詩！五言、七言只是形式，分行與否亦然。然而，無論古今中外，寫詩的人總會有覺得過於形式化妨礙創作自由的時候。因此，以口語代替文言，以散文文體對應韻文文體來寫詩，便自然地出現了。前者稱為新詩、現代詩、口語詩等，而後者則被稱為散文詩——這正是文學發展的趨勢。然而，多數寫詩、讀詩者往往望文生義，見“散文詩”便以為是“散文加詩”，或是一種介於散文與詩之間的文體。若如此，那“詩歌”一辭又該如何理解？

“散文詩”一名確易引起誤解，故紀弦曾主張取消，認為“詩就是詩”；秀陶基於原義，認為應以散文文體來寫；羅青則指出，形式不同，分行與否又有區別，稱“分段詩”更為準確……可是這之後中文散文詩的發展漸趨式微，如何命名似乎已無人關心。直到本刊積極提倡，每期推出“散文詩專頁”，並於去年 12 月《散文詩專號》中公開發呼，希望大家能為這種詩體尋找一個更“正確”的名稱。在討論過程中，有人提出“新自由詩”強調其極度自由的本質，卻稍顯力度不足；也有人建議“詩意文”，卻已落入非詩非文案白。編者近日思索，中國文學創作歷史悠久，一般人談話尚且活用成語、文采斐然，詩人的創作雅俗共存、韻散並用，以最大的“自由”來演繹詩，不正是更理想的方向嗎？乃結合自身的實踐經驗，編者最終取“道可道，非常道”之意，命名為“非常詩”，歸屬於詩！若再無異議，將自下期開始，正式採用此名！

秉承本刊一貫原則，除原著引用、書籍刊物、團體機構名稱外，來稿“詩歌”一詞一律更正為“詩”，不願刪改者，請先說明。

美國郵費暴漲，本刊同好辦刊，除訂閱及交流的刊物外，不再寄贈印刷本給國內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nworldedit@hotmail.com 索取。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 (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 (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馬	已出版	\$10.50
40 散文詩五論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1 詩療卷一：遇見天地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2 詩療卷二：遇見你我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3 詩療卷三：遇見漢字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4 重返地球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5 一個人在雨中 (簡體)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0.00
46 一個人在雨中 (繁體)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0.00
47 二葉集	詩集	遠方、田源	已出版	\$24.99
48 男媽媽	話劇	逸雲	已出版	\$9.95
49 天河	詩集	妙琴	已出版	\$20.00
50 三道彩虹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1 北加鵝媽媽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2 心聲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3 荒誕集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8.00
54 鵝媽媽小徑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5 鵝媽媽老人成語百句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6 鵝媽媽歌舞集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7 半打緣：鵝媽媽故事集 1	文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8、59、60、61 在路上 1,2,3,4	遊記	王克難	每冊	\$1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詩訊

●台灣“2025 新北詩歌節”由 3 月 22 日起揭開序幕，以“我和春天有一個約會”為主題，舉辦為期一個月的活動。

●2025 年第五屆“法拉盛詩歌節”將於 4 月 12 日在紐約法拉盛圖書館舉辦。

●紐約詩人洪君植新著《天使城賦》已於 3 月由紐約新世紀出版社出版。香港詩人秀實編選的《港澳詩人新世紀詩詩選》經由紐約新世紀出版社出版。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 · 定期 · 持續 · 出版三十四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



微信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公眾號